

方正學先生集

一



方正學先生集

(一)

方孝孺撰

本館據正誼堂全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林序

流而不可止者。勢也。習而不可變者。俗也。與勢俱往。與俗同波者。衆人也。知勢俗之所趨。而能確然以聖賢自守。不浸淫於其中者。君子也。非惟不爲勢俗之所浸淫。而吾一言一行之所達。天下之勢皆隨以定。天下之俗皆隨以化。譬若烈風震雷。鼓撼上下。無大不摧。無幽不入。雖有強梗自撓。亦妥焉委靡於其下。此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當周之末。孔子之徒已沒。楊墨之說盛行於天下。孟子慨然於布衣中。修明仁義之道。而楊墨之說以廢。孟子以來。更歷秦漢。旣遭坑焚之禍。天下學者不見全經。而老佛之徒。唱爲私說。鼓舞天下。天下之人皆相與師而尊之曰。此當今之聖人也。使三綱淪而九法斁。其害有甚於楊墨者。雖以韓文公之雄才。竟不能爲天下變。至宋程朱諸子者出。一掃陋習。頓回天下於大道之中。天下之人幡然而改曰。吾道固在是也。然後老佛之說爲無用。嗚呼。當其肆爲邪說。乘吾道之無人。戕賊其間。根蟠枝散。固植人心。漫不可拔。天不生程朱於天下。則天下之人。終日昧昧。如瞽者之宵行。何由睹青天而見白日也哉。故曰。能定天下之勢。化天下之俗。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也。有如雲之舟。方能適無涯之海。有鳥獲之力。方能負千鈞之重。有天下之才。方能剖天下之事。才不足於天下。而欲剖天下之事。猶乘小舟以適海。驅羸夫以負重。不待識者皆知其不可也。是故不患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化。惟患我無蓋天下之學耳。彼郭林宗王導之徒。屑屑衣冠之間。猶能使天下之人效之。況吾佩服聖賢之學。而謂

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變哉。惜乎當今之學者。則異於是。況聞前朝之故習。竊成說爲文辭。雜老佛爲博學。志氣汙下。議論卑淺。齷齪然無復有大人君子之態。吾友方君希直奮然而起曰。是豈足以爲學。不以伊周之心事其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學爲學。賊其身者也。發言持論。一本於至理。合乎天道。自程朱以來。未始見也。天下有志之士。莫不高其言論。將盡棄其所學而從之。嗚呼。豈非豪傑之用心也哉。常士世生。豪傑之士不多見。而於吾希直見之。又豈非吾之愿也哉。希直之文。吾評之矣。譬若春氣方至。真液之色。充滿廣宇。飛潛動植之物。各有生意。天下之人。莫不信之。此特其一事耳。要其大者。不在此也。雖然。文所以達志也。不觀其文。何以知其志之所存。余故又序其文云。洪武三十年秋八月。同郡友人林右撰。

小傳

遜志齋本

先生方氏名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嘗以遜志名其齋蜀獻王更之曰正學世稱正學先生遠祖自桐廬徙居寧海父克勤洪武初擢知濟寧府言行政事名一時母林氏元至正丁酉生先生生時有木星墮其所雙瞳炯炯如電甫髫鬣日讀書積寸人以其善屬文呼爲小韓子十五六時侍父濟寧歷齊魯之墟覽周公孔子廟宅間陋巷舞雩所在慨然有愿學之志洪武八年父被誣逮獄上書政府願以身代不報明年以文謁宋公景濂深驚器之名流老輩讓不敢及會父坐空印事草疏將詣闕伸理而父沒扶喪歸葬又明年宋公致仕還浦陽復往卒業凡四載辭歸公尋徙蜀先生欲往省不果爲文籲天願輸己壽以延師齡洪武十五上用吳沈揭樞等薦聘至陳說多稱旨上謂樞曰方孝孺孰與女對曰十倍於臣上以是不忍輕用諭遣還家數年復辟至上知先生志存教化謂羣臣曰今非用方孝孺時乃除漢中學教授蜀獻王延之處以賓師恆曰方先生古之賢者也先生久於蜀因得訪宋公墓卹其孤遺癸酉丙子校文京府三十一年戊寅太孫嗣召爲翰林博士尋進侍講禮遇甚重當是時天下識與不識咸仰之以爲顏孟程朱復出既靖難兵下城破嗣君亡文廟納姚廣孝言召用先生不屈死之夷其族時革除建文之五年永樂元年也年四十七所著周易枝辭周禮考次目錄武王戒書注宋史要言基命錄文統皆燬不傳宣德以還國禁漸開遺詩文始出於世

贊曰方先生在當時名重行尊故得禍最慘然以身殉主自其常分而心之安也自晚宋來士習大衰先

生無所待而興。其志願學聖人。慨然以經世宰物爲心。謂三代政教。鑿鑿可行於今。其本在修身。故篤志力行。箴儆之道。無不備。心事皦然。無毫髮可疑。信乎曾子所稱君子人也。誠得師孔子。將不爲曾子矣乎。

王序

天之生斯民也。又必生聖賢爲之依歸。以裁其有餘。以補其不足。必使闇者資之明。懦者藉之強。然後天地位而萬物育也。然而伊周孔孟之徒不世出者。非天之惡生聖賢也。蓋聖賢者靈和純粹之氣之所鍾。實未易逢也。苟生矣。則將行道於當世。垂訓於方來。雖其一身之微。其功已被萬世之遠矣。夫萬世之後。有讀伊周孔孟之書而慕效之者。可不謂之豪傑之士乎。雖然。聖賢任道之心雖一。而行道之勢則不同。伊尹周公得志而見於功業。孔子孟子不得時而託於空言。其事雖殊。要其歸則一也。後之學者。不察其心而離於二端。專功業者則詆立言者爲空文。務立言者則謂必藉是以明道。傳習之久而弊愈甚。於乎世有不惑於衆人而致力行之功者。其殆有志於聖賢者歟。天台方君希直。負精純之資。修端潔之行。考其學術。皆非流俗所可及其言功業。則以伊周爲準。語道德。則以孔孟爲宗。會其通而不泥於一。志乎大而不同於小。實有志於聖賢者也。嗟乎。聖賢之不作久矣。斯道之微。若晨星之在太空。光彩不耀者數千百年。至宋諸大儒出。始續其不傳之緒而繼之。然後學者有所宗師。今去宋又二三十年矣。斯道之晦亦久矣。天之閔斯民而望後人者亦甚矣。方君以出類之才如此。其意必有在矣。而君又烏可自不力也。紳不敏。幸忝同門之列。於君之志竊有與聞焉。故特著其說於文藁之首。金華王紳仲緒序。

本傳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寧海人父克勤洪武中循吏自有傳孝孺幼警敏讀書日盈寸鄉人目爲小韓子長從宋濂學濂門下知名士皆出其下孝孺顧末視文藝恆以明王道致太平爲己任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人三旬九食貧豈獨我哉父克勤坐空印事誅扶喪歸葬哀動行路旣免喪復從濂卒業洪武十五年以吳沈揭樞薦召見太祖喜其舉止端整謂皇太子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禮遣還二十五年又薦召至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時除漢中教授日與諸生講學不倦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每見陳說道德王尊以殊禮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惠帝卽位召爲翰林侍講明年遷侍講學士國家大政事輒咨之帝好讀書每有疑卽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或命孝孺就展前批答時修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孝孺皆爲總裁更定官制孝孺改爲文學博士燕兵起廷議討之詔檄皆出其手建文三年燕兵掠大名王聞齊黃已竄上書請罷盛庸吳傑平安兵孝孺建議曰燕兵久頓大名天暑雨當不戰自疲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眞定諸將渡盧溝搗北平彼必歸救我以大兵躡其後可成擒也今其奏事適至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月使其將士心懈我謀定勢合進而蹴之不難矣帝以爲然命孝孺草詔遣大理寺少卿薛嵒馳報燕盡赦燕罪使罷兵歸藩又爲宣諭數千言授嵒持至燕軍中密散諸將士比至嵒匿宣諭不敢出燕王亦不奉詔五月吳傑平安盛庸發兵擾燕餉道燕王復遣指揮武勝上書仲前請帝將許之孝孺曰兵罷不可復聚願毋爲所惑帝乃誅勝以絕燕未幾燕兵掠沛縣燒糧艘時河北師

老無功而德州又饋餉道絕。孝孺深以爲憂。以燕世子仁厚。其弟高煦狡譎。有寵於燕王。嘗欲奪嫡。謀以計閒之。使內亂。乃建議白帝。遣錦衣衛千戶張安齋。齎書往北平。賜世子。世子得書不啓封。并安送燕軍前。閒不得行。明年五月。燕兵至江北。帝下詔徵四方兵。孝孺曰。事急矣。遣人許以割地。稽延數日。東南募兵漸集。北軍不長舟楫。決戰江上。勝負未可知也。帝遣慶成郡主往燕軍。陳其說。燕王不聽。帝命諸將集舟師江上。而陳瑄以戰艦降燕。燕兵遂渡江。時六月乙卯也。帝憂懼。或勸帝他幸。圖興復。孝孺力請守京城。以待援兵。卽事不濟。當死社稷。乙丑。金川門啓。燕兵入。帝自焚。是日孝孺被執下獄。先是成祖發北平姚廣孝以孝孺爲託。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成祖領之。至是欲使草詔召至。悲慟聲徹殿陛。成祖降榻勞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顧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卽死耳。詔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時年四十有六。其門人德慶侯廖永忠之孫鏞。與其弟銘。檢遺骸。瘞聚寶門外山上。孝孺有兄孝聞。力學篤行。先孝孺死。弟孝友。與孝孺同就戮。亦賦詩一章而死。妻鄭及二子中憲中愈。先自經死。二女投秦淮河死。孝孺工文章。醇深雄邁。每一篇出。海內爭傳誦。永樂中。藏孝孺文者罪至死。門人王稔潛錄爲侯城集。故後得行於世。

方正學先生集目錄

卷之一

書

卷之二

雜著

卷之三

序

卷之四

記

卷之五

記
題跋

卷之六

贊
祭文
哀辭

卷之七

行狀
傳
碑文

方正學先生集卷之一

明 方孝孺撰

書

答林公輔

僕自京師歸。潛伏奧密。不與世人往來。於有聲勢者尤不喜見。兼以疾瘧彌年。氣力羸憊。未嘗妄出戶限。又素懶作書疏。由是生平故人如足下者。例成疏闊。瑄上人及同姓九成回。再承寄至書。撫問稠疊。厚甚。且知足下棄官代父軍役。旋即蒙恩。復其章綬。行益修。文益峻。聲譽益隆。此固閭里所望者。然僕私願於足下。則不止此。百餘年來。士大夫學術卑陋。駁雜不復。知聖賢成己正心之大方。苟焉以釣名取寵。騰陳言記成說。則夸以爲知經。撫拾舊補。稍芻句讀。則自負以爲能文。風俗旣成。衆咸趨之而不可制。僕誠慙駭無似。亦欲埽末流之弊。復前聖之軌。使古人之大全。復章徹於天下。質弱器陋。志力不強。疾病侵加。朋友衰散。獨行而莫爲之徒。空言而無誰與和。不能有所建明之漸。可見於此矣。於是之時。而求可以共進於斯道者。舍足下將安望哉。往年在郡城中。相與往復論讀甚壯。四顧坐席。皆一時之英。以爲吾輩講習之樂。當自此始。豈知數年之間。葉公死。伯欽之官北方。足下之京師。廷璧元采各奔走於饑寒。而僕復偃偃與樵夫野人爲伍。年齒益加。志願愈乖。困窮愈篤。嗟夫。使吾至此而不獲與聞斯道者。孰非天耶。而吾

尙何怨乎。所可恃者。與足下皆未老。制於人而不得爲者。吾莫如之何。由夫我而人莫之制者。勉而終業。必有所可望。求諸千載之上。有師友焉。放諸四海之內。有同志焉。垂之百世之後。有知己焉。一其心而定其志。遠其期而後其獲。不有得於人。將有得於天。不有取於今。將有益於後來。然則吾之自處者。豈不裕而望於足下者。夫豈薄也哉。寄示諸文。已詳讀之。求之輩流。可謂特出而有餘矣。然吾猶願足下以古人自鑑。而裁其高下。勿爲諂妄小生所戲。僕輩之不及古人。正以好諂自盈。故無日進之階耳。使日有人攻擊吾之過闕。寧不早有所聞而迷懵至此哉。前時好作文字。諂子動輒以班馬韓歐相誑。時聞其言。心亦自喜。今而思之。使果如前諸公。亦未足道。而況不及萬萬哉。近來絕不喜執筆。看古人文辭。多不當意。不知病昏而然耶。抑有以也。今年當里長。適值海濱築城之役。三夫一抽。衆務騷然。病餘復患瘡瘍。殊無意思。欲與足下言者滿膺。臨紙都忘卻。僅發一二。聞周君顧君皆安。甚慰。當國家任賢之時。各勉忠靈。以立事功。有暇時寄書以警發固陋。不宣。

與士脩

希魯來知足下已就較師。甚以爲喜。足下行方志果。樂古道於今之世。雖得崇位。不置毫髮於心。於較師乎何有。而僕喜者。非爲足下。蓋喜斯道之有助。鄉學之未絕也。學術之盛衰。非有述焉則不明。非有繼焉則不傳。自古志義宏大而名不立者何限。蓋莫爲之繼也。吾鄉自羅適先生至今。且四百年。奇偉之士。不爲鮮矣。其大者載國史。小者亦能自有論著。在當世莫不曄然驚動於人。而今乃泯泯。蓋不幸其子孫不

能守遂至湮沒而後生之識其姓名者未甚衆豈非可惜哉僕以爲前人之弗傳後死者之責也故竊欲有所紀述而聞見淺狹不能悉其事嘗懇懇爲人言之苟且者多有志好古者少卒未有知而和之者以爲宜然者獨足下耳是以往者曾致書足下時足下窮居無異於僕言發而莫之從意鬱而莫之達久而不報也固宜今足下爲人師從游者皆邑之秀民秀民多於里黨習知而熟稱者也足下試坐召而問焉取其所著者而觀焉從其子孫而徵焉得其實則以云僕某雖文采不足希古作者然使執筆從足下後豈皆不及近代之士乎勒成一書藏之學宮俾人人有所考法知古先之賢哲益思脩己治人之道其功用甚大足下毋辭且讓爲也古人不苟著書冀行道耳今卽得位亦未易行況足下不以貴賤動心者足下惟以文辭自見於世亦所以不朽矣僕新自婺歸羈有侍奉之驩然與朋友相遠殊悶悵不自勝閒暇能一見臨否

答陳元采

卽王元采

僕智微才劣不自料其無似而惟吾道之學學之不能專久而無所自得汎汎然與流俗同波其不足以及聖賢之堂序而爲庸衆之趨也果矣足下不見鄙棄望之以古人之事稱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能嗟乎天下之愛僕者孰有甚於足下者乎僕嘗恨世之朋友不察鄙陋爲學之私志而徒取其外之文競爲諛言相傳導以爲容悅聞之慚惡憤悶竊自悲歎安得直諒之士以振吾過哉今乃於足下而有得焉爲賜厚矣雖然僕之不逮古之君子者豈特此乎德不知所以修也氣不知所以養也事變之臨乎前而不知

所以應也是非得失成敗可否見於古而著於今者不能辯也。天經人紀之當行者身日繇之而其精微曲折之際不能盡也。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典禮政教亦宜損益折衷施於今而澤乎後者未之講也。義利之交公私之分理欲之辯勢如絲毫而易溺難致者未之能擇也。與天地同運與寒暑日月並行而不息者古之聖賢或得之以自樂或推之以及人而未之有見也。冥然守其愚塊然莫與徒每一思之悱憤奮激如晤者之欲言痿者之思起而不可遂也。若是者足下尙其有以教我哉。嗟乎今天下之人愛我如足下者誠鮮矣。不望我以今人之所能而望我以古人之學不徒期我以古人之學而又發我以學古人之方足下之意甚厚矣而僕何足以承之。雖然蓋有學焉而不至者矣。未有至而不繇乎學者也。僕雖疲驚其敢不勉。凡智之所可及力之所可爲者惟道是視。有或顛越以忝先聖賢之訓天寶臨之足下實棄絕之。雖然足下之教我者寧止若斯而已乎。僕之過亦多矣出乎口而悔生作乎躬而愧發者日相屬也。時時省察求銷絕其端而患學之未至時之不逮踰一二年或可以寡過否乎。足下有所聞有所得當以告我。僕亦圖可以爲益者以報厚賜不敢忘也。所寄二篇之文皆非苟作後篇尤雅潔深婉有法然應世之求不足發抒奇思有得而爲者更示數首甚善。

答劉養浩

一自爲別不復以書相問者六年。患難憂苦何所不罹。形迹幾於相忘矣。然夢寐中未嘗不相會於蘿山之下。兩谿之間也。閒居獨處追惟昔日賢豪之盛想其儀狀言笑宛在目前。徐而思之如風花霜葉存者

無幾吾兄於衆人競進之時雖若少抑而卒以此全人之得喪禍福倚伏之際孰非天哉而彼顧置喜戚於其間非惑耶孝孺出處兄想已知近於此理閱之愈熟居之愈安每觀古之名士少遭挫抑則戚嗟怨悼若無所容者深病其無識退之柳侯文章雖高然於此道未有所得殊可厭薄耳吾兄居得美地義門士友可以往來考質爲學必進其視索居無徒者爲何如第孝孺近來漸不喜爲無用之文人有所求者非甚不得已未嘗與之於勢要人尤不喜見杜門謝事欲成一二小書苦於疾疢未能有成年齒彌長大苟不求古人歸宿之地而效兒女子塗青抹紅以自誑衰老將至矣欲安所之耶患瘡患眼難於作字念相與之厚情不可遏聊一言之

答王仲縉

某白別後終日汨汨深泥中執轡兢兢每虞傾跌幸無所苦前途未知稍勝否敬謹之外一聽之自然無所用心也來書言相念之意甚增感歎方今斯文寥落所望於足下者豈有涯哉望勿以聖賢之言爲空談知之欲真踐之欲篤自期者欲遠大願謹明命以勿負天之所授庶幾其可耳如某之頑闇曾何足效耶當以千古爲師俟後世之知己無薄於自待而淺於求合況賢王以身率之宜無待於區區之言矣赴京不知在何時惟進道自愛見表兄及鄭庶子諸公亦望致此意某端肅奉白

僕資質不敏明聞道日淺行己之篤不逮古人是以年益加而智愈昏名益有聞而心益爲之欲然日汨汨與世伍語默俯仰能自異於流俗者幾希每念昔之聖賢道德言行之懿未嘗不內咎而深自慚也足

下在友朋中。最爲相知。且相與最久。不思有以正其闕失。納之於寡過之地。願以書譽其所未至而強其所未能。豈僕之所望哉。夫古之著書者。非好爲辭而然也。非慕乎名而然也。蓋以己之所有。無由淑乎人。天之舉以與我者。懼其至我而絕也。故從而筆之於書。而公之於天下。如子思孟子周元公之流。其智誠足以知乎道。其才誠足以周乎用。其發之於言。誠足以啓昧幽而垂矩則。且不戾其所爲也。是以學者傳而信之如龜策。恃而賴之如稻粱。尊而仰之如日月。苟爲名而已爾。夸其辭而已爾。如揚子雲王仲淹之所述而已爾。於道無明也。於事無補也。揆之於其躬。又不能無憾也。則亦奚以爲哉。僕上之未能學子思孟子之萬一。至於揚王之所爲。心又不敢以爲可也。居則默默以思。兢兢以行。勉勉焉。期不畔乎道而冀其有成。使吾學果能成其身乎。則雖不著書。其所傳者固在。使學焉而無以自立於天下。縱琢刻其辭。其將孰信之。僕之不易於言者。鄙陋之志殆有在。足下未宜以韓退之之事責我也。夫退之之重著書。有不自滿假之美焉。未可深過。其過在未聞道。而言行未能無可議耳。於道有得焉。至和充乎中。至順達乎外。其聲音中乎律。其周旋中乎禮。其取舍好惡是非進退中乎義。卽之者邪慝消。望之者鄙吝祛。聞其風者相率而化於善。彌千載而如尙存。若斯人者。何待著書而後有益於人哉。故顏子默然處陋巷。而聖人予之爲羣賢首。其若後漢之黃憲。言論之存者無片簡焉。當時莫不自以爲弗及。至於讀其傳者。猶恍然想見其爲人。與憲生相先後之士。有爲昌言者矣。有爲政論者矣。有爲論衡者矣。如足下所稱著書三數公。其有益於後世者或有之。而其人之賢否。視憲何如哉。僕少不自量。亦喜有所著。年長以來。窺見聖賢之

垣牆內顧。彌覺不足。非惟不喜爲。亦有所不暇爲矣。每見好名者。不度智之不任。德之不類。而亟爲言。言往往畔於道。輒爲之汗下。果使聖人之道。世無知者。必待吾言而後明。猶當審其醇疵。而後出之。況斯道自近世大儒剖析刮磨。具已明白。所患者。信而行之者寡耳。今世有賢者作。當以躬行爲先。一反澆陋之習。以表正海內。庶幾有所益。豈宜復增以浮辭。而長其虛薄耶。

答闍鄉葉教諭

郡守王公至。辱示以劉翰林黃伯生所爲詩集序。且俾有述焉。物之美者。無所待於外。有待於外者。皆持不足之心者也。照乘之珠。盈尺之璧。不幸而冥諸泥塗瓦礫之中。其光氣之晶瑩朗潔者。固在。及識者得而有之。雖棲之於故簋。襲之以敗絮。連數十城之價。自若也。若夫藉之以良錦。韜之以文匱。盡飾乎其外。而彰其美以示人。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矣。執事之詩。僕雖未獲見。而伏讀之。然因二君子之言而求之。蓋可以無待於外者也。苟無待於外。雖二君之言已爲過。而況復有待於無能之辭乎。且古之所謂序云者。蓋以明作者之意。如詩書篇端。皆有小序。而復有大序。加其首者是也。小序或出於史臣。或出於後之賢士大夫。序之作者。皆古之聞人。然其中得其言而遺其意。執其意而失其事。往往爲經文之累者。亦不少。則序之無益。亦已明矣。賢士聞人之爲序。猶不能有益於經。況今之爲序者。能有益於執事之詩哉。自詩書以下作者。莫不有序。或同志者指其德業之所至。或門人故交發其所蘊。而歎惜其遭逢。初非有求於人。而司馬遷班固揚雄之儔。又直自述己意。以抒其奇偉之才。固未嘗有待於外也。唐人之能詩者。

莫如李白杜甫詩當時無序者。白詩李陽冰於其既沒嘗爲作序。然其有無不足爲二子輕重。而序者反託之以傳。惟韓退之偶然一言推尊二子。至今人誦退之之文而知李杜之不可及。夫執事之詩信美而可傳。則不求於人可也。或自序其意可也。以待後之是非可信。萬世如退之者之一言亦可也。何其擾擾於世俗之求哉。且僕少而不專於學。長而奔走於虛譽。無暇以學。及今麤聞先聖人之道而欲從事焉。其所學既不在乎文。而於文復厭棄不省。故陋於文者舉世莫僕若也。加之闇昧庸劣。無適時之資。挂名庠序。食斗祿以活養妻子。言不足取信於天下。執事過聽而求之。何爲計之疏也。雖然。今之儒衣冠者。不爲乏人。以文辭自任者。麻列於周秦之疆。不彼之求而與拙訥無勢者有望焉。執事之心。殆非偶然者。僕雖不能言。烏敢卒愛於吾言乎哉。第執事之詩足以自信。而僕又未之見。且劉黃既序之矣。是以未能奉命。儻未卽見絕。或以草本相示。使得窺賦咏之大端。庶幾可發舒所欲言。譬猶故篋敗絮。以藉重寶而增榮。則區區之願也。太守志行甚美。可爲湖學薦紳賀。屬患眼無聊。不能一一。

答俞子嚴

僕始者知吾兄能文。未知吾兄之心。今得吾兄書。乃知吾兄之心。果能稱其才也。自宋亡以來。八九十年。風俗變壞。延至於今日。以滋加。天下同然一律。面異於心。心異於口。諂諛以相容。詭詐以相愚。不知古人之道。何用於今世也。又不知古人儻在。視今世爲何如也。每深居沈念。輒用慨歎。曷爲而見古人之遺風乎。今吾子乃能數僕之過言而規正之。嗟乎美矣。吾子之心。何其似古人也。僕始爲此言。誠苦於行役而

云未知其過。及吾兄言之。乃知其不能無過也。夫一言之失。未甚也。吾子已不匿於心而規之。使僕之過有甚於一言者。吾子其能默乎。僕嘗患無從知己之失。而陷於至愚。今乃有望於吾子矣。且吾兄在布衣中。不忍欺其友。已如此。使有位於朝廷。食人之祿。其肯詭隨而爲諛說。以負其君乎。使爲人臣者皆不負其君。欲俗之不美得乎。然則因吾子之言。而稱之爲似古人。未有過也。雖然。古人之道。非但如此而已也。吾子其益務爲學。而充乎其言。有見於僕之失。則望以爲僕告也。雖不得友乎古人。其尙何憾哉。

與友人

僕怠於爲學。而闕於聞道。所能者非古人之所急。而所守者非流俗之所趨。是以上無以合乎聖賢。次而無以宜於當世。固君子之所棄遺。而褻然衣冠造吾門。舉所疑以相質。意蓋望其相啓發者。是何所聞之過。而求益之疏乎。欲遜而不答。則處賤也不敢拂盛意。勉強有言。則理之曲折。非言所能周。疑之深。固非言之所能釋。又素拙訥。無所通解。縱言之。而恐其難合也。雖然。足下欲聞者此理。非求合一時之器。試詳言之。而足下聽之可乎。夫聖賢之言。非一端也。其言未嘗同。其要未嘗不同。其意未嘗同。其理未嘗不同。譬之五穀。味不必同。而同於可食。江河水不必同。而同於可飲。意之所主或異。則言亦從之。學者不必強而同之。惟能識其意。則理之從衡順逆。鉅細顯微。咸可推而得矣。中庸以智仁勇爲三達德。此言爲學之事。以三者爲先。非勇不足以進道。故以勇繼仁智。謂之達德云者。明其非隱僻怪誕不合中庸之行也。若五常之德。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乃其得於天而脩於己者。言性之本體。則不待言勇。而勇固在其中。

矣。今足下乃合二者而槩視之謂勇。既出於五常之外。中庸不宜以爲達德。斷然疑之而不釋。豈非泥其言而不探其意之過哉。論性不必言勇。猶盡性不必言禮義信之比也。言仁而不及禮義與信。豈以三者爲不美哉。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守此者也。則三者不俟外求而至者也。何獨至於勇而疑之乎。且中庸之書。首言中庸之不可能。而以舜之智。顏子之仁。子路之勇實之。蓋中庸雖不可能。然苟得知者能察兩端而執其中。仁者能服膺乎善而弗失。勇者能強毅自立而不回。奚難能之有。則勇者雖不繫乎五常。而五常資勇而後盡。豈出於五性之外而不可謂之達德乎。聖人嘗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並言矣。嘗以好仁好智好勇好剛好信並言矣。此數者。亦曷嘗在五常之目哉。聖人發之則爲至理。何可以詳略多寡較也。故由意而考言。則天下無廢言。考言而遺意。則天下無至論。學聖人者。亦學其意而已。足下苟求其辭以爲異。則孰非可異者。何爲擾擾焉發衆異於胷中而不究其所同哉。然今之士學不謀道。蓋久。平居不復有相講說滋益之習。獨奇自可乎。疑有其所聞以爲賢者皆是也。足下乃欲不自放。雖不足疑之理。不足問之人。猶懇篤若此。使果有卓然君子立於世。寧有恥而不求其道者乎。僕用是而知二三子之志矣。語有之曰。告我以過者。吾之師也。繼茲以往。幸無隱於我。如僕之愚。尙將有聞焉。況足下輩耶。

答林嘉猷

昔在鄉閭。嗜學之士。妄見推讓。挾策而游吾門者。無虛席焉。尤以得吾子與鄭叔貞爲喜。及以朝命來教。

山南士子衆多。旦夕不少暇。夙昔百事遺忘殆盡。吾子與叔貞之容聲言笑。時往來乎吾懷。居二年。吾子果來。叔貞亦至。於是彌一歲矣。吾倡也而有和。吾語也而有答。吾疑也而或悟之。吾憂也而或釋之。吾喜怒之失中。言行之違宜。二子未嘗不有以匡我也。豈特二子獲遂卒業於吾而喜哉。吾所以離親去鄉。食釜庾之祿於數千里之外。而弗戚戚以思。化化以慙。以得吾子故也。邇者私歎吾子學業之進。而怪其未嘗少言己志。以爲豈誘掖之不至歟。今乃忽辱長書。浩乎其爲辭。充乎其爲氣。推而求其志意所存。可謂卓乎絕出者也。聖賢學術不傳久矣。學者卑陋。不復知周公孔子之大方。因陳襲腐。自珍自詭。少或有志斯事。謹愿者篤於守。而不知推乎性命之原。達乎政教之統。疏俊者銳於言。而不知本乎倫理之常。踐乎禮義之實。故顯而在位。則不足以淑世。約而在野。則不足以淑人。風俗日偷。而治功難成。禮樂淪壞。而刑罰不措。非以斯道不明故耶。吾謬不自量其無能。竊獨恥之。而有志焉。以智識之弗弘。才氣之弗勇。世故廢之於外。而疾疢灾患糾纏之於內。是以年日長而業不增。空名日聞而德行益乖。每覽古之大賢君子。蹈道立德。無所可悔者。未嘗不自責。且深悲也。當一念之攻乎心。以爲世苟有同志者。吾必求而與之偕。何幸吾子之所進。乃能副吾之所望乎。世人不能有見於斯道者。非狂則惑耳。狂則足已自放而不肯務學。惑則賤己自畫而不敢爲學。苟去是二患。學之終身而不倦以止。不盈以肆。烏有無聞者哉。吾子之所云幾矣。所以自期者是矣。世俗無以踰子之志矣。然必曰必爲卿相諫官御史。而後可以行志。則非也。以人不知己從學。事師爲當然。而惡其譏病。且亟與之辯。亦非也。君子之爲學。事道而已。道誠得也。表世式

民之具在是也。尊主康國之術在是也。傳後立教之本在是也。世有知己者。舉而授之大位。斯道得行。天下之福也。而吾何加焉。世無知己者。委之畎畝蓬蒿之中。斯道不獲大行。天下之無福也。而吾何損焉。故吾身之未爲聖賢君子也。是吾之所當憂。而所當自望者也。雖言之無傷也。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古之人有言之者。顏子是也。吾身之未爲公卿大夫。豈吾之所當憂。而自望哉。雖無言可也。言之則爲慕乎外。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孔子固戒之矣。然則吾子之以道自期者。吾之所望也。以位自期者。非吾之所望也。當孔子之時。公侯卿大夫何限。顏子不得升斗之祿。身不得暫立乎朝。吾子以顏子爲得志乎。以富貴於當時者爲得志乎。以吾子之篤厚明敏。固已無疑乎此。所以云云者。殆必有激而然耶。流俗之疑。多生於所希見。天下不識從師學道之事。蓋久。彼見吾子二人者。東書別家陵。重山沂大川。涉乎蛟鼉之淵。寢乎虎豺之林。而從迂拙無勢力者游。彼固不知吾子之心也。宜其以吾子爲隱者也。使子以從今世之顯人。出政令。擅權寵。赫然爲人所畏服。夸美者而學焉。則人必無是言矣。吾之迹類乎隱者。而世遂謂之爲隱。甚矣。所從之不可不慎也。雖然。吾子何辯焉。君子審乎在己者而已矣。使吾與吾子學乎古者。皆獨善自私之術。而謂之忘世。則彼之言當矣。今吾與吾子非堯舜周孔之言弗存。非修己淑人之事勿爲。非推之四海而準。垂之萬世而信者。無以措乎思也。而謂吾子爲隱。其可乎。其不可乎。彼庸人者。不知之。君子必知之。今之君子未知之。後之君子必有知之者。而吾子奚遽鬱鬱於是乎。賢否本乎學。而係乎己。貴賤毀譽稟乎命。而在乎人。在己者吾脩焉。在人者吾聽之。吾子無以鬱鬱爲也。嗟乎。天之生斯人。其必有以

處斯人。使賢者生而以衆人處之。不如不生賢之爲愈也。天之愛民亦甚矣。賢者之澤不遇於世亦久矣。吾子其勉焉。擴聖賢之道以善其身。近之爲及物之政。遠之爲傳後之書。不能俱全。亦可以一得。吾自度無補於世。幸而見游吾門者之有成。其喜豈特什百於今哉。叔貞好學。吾愛且望之。不減吾子。其以吾言爲然否也。書辭皆佳。餘無所容。吾言特以孟子相擬之說未善。不敢受而有也。能更之。乃可爾。

與陳敬齋

某往歲嘗獲與進。遂以拙橐就正焉。荷先生不鄙夷之。重以規戒之辭。德至渥也。於心終不忘。章末曰。子將以予所言者爲戒。以所策者自勵。尙堅所守而懋學哉。立志於至義之源。行身乎大方之途。沈潛游泳於詩書六藝之文。使自得於心而形諸事業。其勉予也不淺。其勸予也不薄矣。每一誦此。未嘗不肅容斂衽。戚戚然動於中而歎曰。先生之能以古道相箴也如是。先生之好古也篤矣。其非求聞於人而能自樹者乎。又非能推錫類之心以惠夫人而不忍獨善者乎。用心良厚矣。及見所遺彥德書。則若有尤怨悲憤而未嘗釋然於奇孤不偶之歎者。何則。僕雖不敏。嘗奉教於嚴君。聞君子之於學。將有以擴充吾良知良能而復吾本然之量。非由外鑠我也。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故將舉世非之而不加懼。舉世譽之而不加喜。無他。好譽人者豈必我知。好毀人者又何足瑕疵我哉。視彼蔑然者。誠不足以塵吾抱。怫吾思也。若是室廬空虛。而吉祥至止。取之左右逢其源矣。吁。文所以載道也。固當求其工。不工不宜慮夫人知不知也。信工矣。質諸古人而無疑。不利乎求庸何傷。人苟不知吾奚歎。吾將鉗吾喙而已耳。使世無揚子雲。亦

甘夫覆醴甌耳。大冶之鳴金。識者未必以我爲妖也。今有人焉。談袞冕飾繡之美於布素之士。詫易牙之味於藜藿脫粟之人。不惟藐然其聽。必將粲然而怒。譁然而駭矣。否則反譬之而目爲妄人也。雖然。日月不以薄蝕廢其明。江河不以旱澇爲盈縮。篙師不以風濤之險舍其操舟。農夫不以歲歉而輟其耕。菊芳乎秋。松柏秀乎冬。各適其所。奚可以時之不偶而歎吾素志哉。先生之愛僕也不稔。烏敢以是言進。嗟夫。人以國士遇我。我當以國士報之。惟高明者亮焉。所願爲斯文盟主。幸甚。

與郭士淵論文

吾郡之文闕有閒矣。僕行四方。每見郡人詞令可觀者。卽喜。況能文者乎。是以自見吾兄。心洋洋如有所得。寢爲加安而食爲加旨。非勉強而然也。樂善之誠。天性然也。繼而又承寄以林君公輔之文。且教僕曰。試評其可否焉。僕昔聞吾兄言。固知林君之賢。及展而讀之。默而味之。其思淵以長。其辭辯以達。不覺叩几三歎。反復玩繹。遂至夜深。乖離旅寓之思。爲之頓消。而沈伏鬱抑之氣。勃然奮起。信乎斯文之可以悅人。而吾郡之秀不可及也。僕不才。自居金華太史公之門。當世士大夫多獲見之矣。凡能文有名者。皆得而觀之矣。至誦其文而使僕喜愜無所遺恨者。不數人。豈僕識見鄙劣使然哉。亦作者鮮臻其極故也。太史公嘗與僕言。而以爲嗟歎。蓋斯文之在人。如造化之於物。歲異與日新。多態而善變。使人觀之而不厭。用之而無窮。不失榮悴消長之常理。乃足爲文。而世之人多不能與此。樂蹇跽者以艱言短語爲奇。好平易者以腐熟冗長爲美。或采摭異書怪說以爲多聞。或蹈襲庸談俚論以爲易曉。而不知文之美初不在

是也。古之名世者，具可見矣。以僕言之，秦漢以下，大率多記載講論之文耳。求如古之立言者，未之多有也。聖人之言不可及，上足以發天地之心，次足以道性命之源，陳治亂之理，而可法於天下後世，垂之愈久而無弊，是故謂之經。立言者必如經而後可，而秦漢以下，無有焉。然而猶足以名世者，其道雖未至，而其言文，人好其文，故傳。其言雖不文，而於道有明焉，人以其明道，故亦傳。二者俱至者，其傳無疑也。二者俱不至者，其不傳亦無疑也。以僕觀於今之人，求其成文而可誦者，且不易得。況望其明道乎？僕所以見吾兄與林君之文而喜者，良以此也。自古國家之興，功崇而績偉，政舉而教行，天恐其或失墮也，必生博特英達之士，執筆而書之，所望於將來者，非兄與公輔輩而誰乎？此非僕私於同郡而言，雖太史公亦深望焉。更爲謝林公加意問學，以發六經爲務，儻有所得，卽以見教。僕之几當不一叩而已也。

方正學先生集卷之二

雜著

深慮論_{其二}

藥石所以治疾。而不能使人無疾。法制所以備亂。而不能使天下無亂。不治其致疾之源。而好服藥者。未有不死者也。不能塞禍亂之本。而好立法者。未有不亡者也。人身未嘗有疾也。疾之生也。必有致之之繇。誠能豫謹於飲食嗜欲之際。而慎察於喜怒悲樂之間。以固其元氣。而調其榮衛。使寒暑燥溼之毒。不能奸其中。雖微藥石。固不害其爲生。泄敗之。壞傷之。而恃藥石以爲可免於死。此死者交首於世而不悟也。夫天下固未嘗好亂也。而亂常不絕於時。豈誠法制之未備歟。亦害其元氣故也。夫人民者。天下之元氣也。人君得之則治。失之則亂。順其道則安。逆其道則危。其治亂安危之機。亦有出於法制之外者矣。人常拘拘焉。盡心於法制之內。而不盡心於法制之外。非惑歟。聖人之法。常禁之於不待禁之後。而令之於未嘗爲之先。故法行而民不怨。欲禁民之無相攘奪盜竊也。必先思其攘奪盜竊之繇。使之有土以耕。有業以爲。有粟米布帛以爲衣食。而後禁之。則攘奪盜賊可止也。欲禁民之無爲暴戾詐僞。不率倫紀也。必先爲學以教之。行道以化之。使之浸漬乎禮讓。薰蒸乎忠厚。知暴戾詐僞不率倫紀之爲非。然後可得而息也。欲其無有淫亂也。必先使之無繇寡怨曠之思。欲其無貪黷也。必先使之知畏戮辱而重廉恥。夫先使

之可以無犯乎法。而猶犯之者。此誠玩法之民也。玩法者。非特法之所不容。亦民之所不容也。故刑罰加於下。而民視之如霜雪之殺。雷霆之擊。以爲當然而不敢以爲非。故民曉然知上之法。所以安己也。非所以虐己。愛戴其上而不忍離。卒有至凶極悍之徒。萌無上之心。亦無由而成事。以其能固民之心也。不能使之安其生。復其性。而責其無爲邪僻。禁其無爲暴亂。法制愈詳。而民心愈離。欲保國之無危。是猶病內鑠之疾。而欲求活於鍼砭。及其死也。不尤養生之無道。而責鍼砭之不良。嗚呼。曷若治其本耶。

深慮論五

治天下有道。仁義禮樂之謂也。治天下有法。慶賞刑誅之謂也。古之爲法者。以仁義禮樂爲穀粟。而以慶賞刑誅爲鹽醢。故功成而民不病。棄穀粟而食鹽醢。此亂之所由生也。山谷之民。固多不待鹽醢而生者矣。其害不過羸憊而無力。以鹽醢爲食。不至於腐腸裂吻而死。豈遂止哉。人性非好死也。常趨死之道而違生者。告之者非也。夫仁義禮樂之道。非虛言而已。必有其實。本其實而告之。人寧有不知其美者乎。仁義禮樂之爲人忌於世者。由夫虛言而不爲事實者。始告之以爲仁。而不告之以爲仁之故。彼將曰。此虛言耳。奚可用哉。告之以爲義爲禮樂。而不告之爲之之事。彼將曰。此特其名爾。安足信哉。此聖人之道。所以見棄於世而不振也。持劍擁盾而謂人曰。我善鬪。人必信之。儒衣冠而謂人曰。我善鬪。不笑則怒矣。故欲人之見信。必先示之以其事。聖人之爲仁。非特曰仁而已矣。必有仁之政。欲民之無饑也。口授之田。欲民之無寒也。教之桑而帛。麻而布。欲老者之有養。祭享賓客之有奉也。教之陂池而魚鼈。牢柵而鷄豚。欲

民之安也不爲苛役以勞之欲民之無天也不爲煩刑以虐之親老子獨者勿事胎育而貧者有給以至於獵而不傷麋卵樵而不斬萌櫟皆仁也其爲義也必有義之政上之取之也有常用之也有節均之也有分疆界也以防其爭鄰保也以治其歡車服也以昭貴賤衡量也以信多寡饑寒也減其力役之征略其婚娶之儀學於閭也使其知長幼之序書於鄉也使其知善惡之效推而至於安生而達分尊上而趨事皆義也爲禮之政而使民自揖讓拜跪獻酬之微各極其敬以至於五倫敍而三綱立爲樂之政而使民自詠歌搏拊舞蹈之事充而大之至於和樂忠信不怨不怒而易使聖人之用是四者持之以堅凝而守之以悠久如待穫於秋濬泉於深必得其效而後止四者之化成天下之民膠結而不可解有未齊者從而以法令之則令之易服而治之不難故三代之民非異於後世之民也後世之民常好亂而三代之時未嘗有一民爲亂者治之者異也仁義禮樂入其心民雖知可以爲亂而不能賞罰旌誅動其心民雖欲爲亂而不敢不能者有所恥而不敢者有所畏也治天下而能使人恥於爲非雖無刑罰可也恃法威而使民畏民其能常畏乎及其衰則不畏之矣三代以下雖有賢主而不足致治者欲使民畏而不知仁義禮樂之說也故爲治不可以不察也

周禮辨疑

其四

治經不可致疑也疑經太過則聖人之言不行亦不可無疑也不能有疑則聖人之意不明始於有疑而終於無所疑者善學者也苟於信而不知擇於經何所明哉周禮余之所最好而疑之爲尤甚蓋好其出

於古愛其爲先王之制。而惜其或失先王之意也。故求之也詳。味之也深。於其有可疑者。不得不爲之辨也。昔者周公論爲治之道備矣。未嘗及乎財利。武王受西旅之獒。召公駭然以爲不可而爭之。夫受一犬未爲害道。財利國之所宜用。言之未爲有過。二公抑之而不言。斥之而不使人主受其賁者。所以防亂源而慎其始也。王者之所爲。將爲後世法。舉手投足。且不可不慎。況著之於書。定一代之制。周公謹之宜何如哉。周禮之於言利。何其密也。金玉玩好。則入於王府。良貨賄賂。則入於內府。至於山師川師。皆使致珍異之物。其汲汲於利如此。豈周公意哉。以爲周公之所著而法之。不惟誣周公。且禍後世矣。昔之疑周禮者。詆斥過甚。固不足知聖人之意。然若此者。其非周公之言決也。天下之患。莫甚於名是而實非。人求之以其名。而行之於事。必自財利始。元豐之禍是也。然則余安得不辨乎。

西伯伐崇

爲史者之言曰。西伯之囚羑里。崇侯虎實譖之。及西伯得賜斧鉞。專征伐而歸五年。果伐崇侯虎。果若其言。是西伯挾天子之柄。而報私怨也。此必不然。聖人之於賞罰。豈嘗容心於其閒哉。觀人之善惡。何如耳。其善可旌也。雖生平之所讎怨。烏得不賞之。其惡誠可誅也。雖懿親近戚。吾烏敢避焉。蓋此法者。非吾之所私有。乃天子之法。受之於先王。而與天下共之者也。竊天子之法。賞無功。則爲祐惡。罰無罪。則爲戕善。此二者。必誅於聖王之世。紂之無道久矣。諸侯豈無不臣服者乎。其以斧鉞錫西伯。受而行之。宜自不臣服者始。必不悻悻然蓄私怨而圖伐之也。崇侯之事遠。不可知其詳矣。吾意其人必比凶黨。惡不供職於

天子而侵害其輿圖。殺虐其民人。棄蔑其宗廟。故西伯伐之。必不以其譖己也。苟憾其譖己是微量淺智之人。齊桓晉文之流之所爲。豈足爲聖人哉。且姜里之事不經見。史所稱獻美女善馬珍怪之說。皆戰國之末。好妄言者意構之詞。非其事之實也。妄言者見詩歌伐崇。求其罪而不得。遂誣其譖西伯。以爲伐崇之端。而不自知其謬也。西伯嘗伐犬戎。密耆及邠矣。則此四國者。又豈是譖西伯者耶。故謂西伯伐崇者是也。謂崇侯譖西伯以女馬賄紂得脫者皆非也。曰然則史氏所述西伯之事。亦不足信者歟。曰惟獻地請去炮烙之刑者近之。餘皆無足取焉耳。

讀曾子

曾子十篇一卷。其詞見大戴禮。雖非曾子所著。然格言正論。雜陳其閒。而於言孝尤備。意者出於門人弟子所傳聞。而成於漢儒之手者也。故其說閒有不純。如曰喜之而觀其不誣。怒之而觀其不僭。近諸色而觀其不踰。飲之而觀其有常。又曰神靈者。禮樂仁義之祖也。又曰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若是者。決非曾子之言。顧其言孝有足感予者。予少之時。事二親。嘗謂人子無所自爲心。以父母之心爲心。今此書曰。孝子無私憂。無私樂。父母之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旨乎其有味哉。一何似予之所欲言也。然少時知之而不能躬見之。及今欲養而二親已莫在矣。疾病篇有曰。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誦其言。輟業流涕者久之。

讀荀子

道之不明。好勝者害之也。周衰。先王之遺言大法。漫滅浸微。孔子出而修之。斯道皎然復章。聖人之業煥然與天地同功。彼處士者。生於其後。務懷誹訕之心。以求異於前人。其心以爲堯舜之道。孔子既言之矣。復附而重言之。何以云云爲哉。於是各馳意於險怪詭僻。渙散浩博之論。排擊破碎先聖人之道。以伸其鬼瑣一曲之偏智。若楊朱墨翟。宋鉅列禦寇。莊周。慎到之徒是也。孟子生乎其時。懼聖人之道敗壞於邪說。乃敷揚孔子之意而攻黜之。然後復定。蓋彼之說偏駁易辨。故其入人也淺。可指其過而聲之也。若荀卿者。剽掠聖人之餘言。發爲近似中正之論。肆然自居於孔子之道而不疑。沛乎若有所宗。淵乎執之而無窮。尊王而賤霸。援堯舜。撫湯武。鄙桀紂。儼若儒者也。及要其大旨。則謂人之性惡。以仁義爲僞也。妄爲蔓衍不經之辭。以蛆蠹孟子之道。其區區之私心。不過欲求異於人。而不自知卒爲斯道讒賊也。蓋數家者。偏駁不倫。故去之也易。荀卿似乎中正。故世多惑之。惜無孟子者出。以糾其謬。故其書相傳至今。孔子曰。惡紫爲其亂朱也。惡鄭聲爲其亂雅樂也。夫欲擯悖道之書而不用。必自荀卿始。何者。其言似是而實非也。

讀孫子

戰非聖人之得已也。聖人之所謂戰者。不城而人莫敢踰。不池而人莫敢近。無戈矛劍戟弓矢之器。而奸謀邪慮。消沮於萬里之外。是之謂道德之師。其次導之以禮樂。申之以政令。誅暴而伐罪。救民而不求利。不戰而服人。不殺一卒而勝國。是之謂仁義之師。下此則以財相用。以詐相欺而已矣。若孫武子者。亦其

一也。然其十三篇之所論。先計謀而後攻戰。先知而後料敵。用兵之事。周備明白。雖不足與於仁義之師。苟以之戰。則豈非良將乎。視彼恃力之徒。驅赤子而陷之死地者。猶狼殘虎噬耳。嗚呼。武亦安可得哉。

讀吳子

衛人吳起。書六篇。兵書也。起嘗受學於曾子。故其書閒談仁義。然起烏足以知仁義哉。起嘗殺婦而求將。嚙臂與母盟。其天資固刻忍之人。是以見棄於曾子之門。而卒以兵顯。觀其論兵。則孫武之亞也。而武之說爲明備矣。起嘗與魏武侯言。在德不在險。信戰國時之名言。特以無行見少於世。亦可以見聖人之教。人人者深。而是非之公。終不可泯也。於乎。豈不足爲喜功者之戒哉。

讀戰國策

文武之道。至於春秋之世。委地矣。孔子之作春秋。傷周道之衰也。夫豈知春秋之法。復委地於戰國之世乎。嗚呼。朝覲會同之禮。不修於天子之庭。禮樂征伐之柄。或輕易於諸侯之雄。君臣上下之紀墮。而篡弑爭奪之事起。此孔子之所甚痛也。然其時天下諸侯。猶知以尊周爲義。狼攫狐顧。而不敢肆其無厭之欲。蓋道之在人心者。尙有未泯耳。及乎戰國。則不然。諸侯或遣一介之使。而讓周。或興師臨之。而徵其鼎。或責王入朝。一旦而遂滅其宗廟。其所自來者久矣。功利熾而仁義銷矣。游說行而廉恥衰矣。譎詐盛而忠厚之風息矣。觀乎十二國之所載。繁辭瑰辨。爛然盈目。及求其指意。非謀以奪人之國。則以搖人之位。非聞人之骨肉。則皆眩惑人之事。或大言倨禮以激之。或佯疑曲問以入之。或卑聲屈體以冀其哀。或正貌

詐心以釣其名。或揣其志而施其計。非不博且富也。欲一簡之合乎道而不可得。豈惟不合乎道。欲一簡如左氏所傳公卿大夫之言。亦不可得矣。先王之遺澤餘化漫盡。而國家繼之以亡。豈不哀哉。然其待士之禮。猶有存者。故得以廣聽周知。匡扶其國。久而後俱并於秦。至秦之始皇。則自任其智。棄天下之士而不用。燔三代之言而不法。巍然獨伸其尊。以爲可恃。而其危亂不旋踵而卽見。於是戰國之遺法復委地矣。悲夫。

讀法言

揚雄子雲法言十三篇。子雲爲此書。嘗自擬論語。而後世大儒或儕諸荀卿。其自擬者儕也。儕以荀卿者亦非也。論語述聖人言行。猶天地之化。子雲方且竊之焉。雕鏤藻繪而蘄類之。其僭甚哉。然自聖人汲明道者莫尙於子思孟子。彼荀卿者。乃攘袂訐斥而詆生民之性爲惡。其妄孰甚焉。子雲則不然。措言持論不敢違乎聖人。至其爲善惡混之說。及以章玄成與顏子並稱。皆其不智而過言耳。非若卿之妄也。曰子雲勝卿與。曰否。卿才高而果於大言。故其過多。子雲才劣而篤於好古。故其過少。其未聞道則一也。曰好古易事莽乎。曰好古而不能擇義。則將奚所不至。故士貴乎聞道。

讀博物志

君子之學。貴乎博而能約。博而不得其要。則渙漫而無歸。徒約而不盡乎博。則局滯而無術。孔子孟子可謂博矣。然而孔子曰吾一以貫之。孟子謂將以反說約也。則其用心可知也。蓋盡萬物之變。而能會之於

一心窮萬事之情。而能析之以一理。此聖賢之所貴也。索乎人所不可知。攻乎道所不必知。以炫俗驚世。此曲士之所務。君子不取也。世稱張茂先爲博物。吾觀其所著書。何其異哉。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此物之至要而不可不求其理者也。至於鳥獸草木之名狀。與古者之異言怪說。有所不知。何病其爲君子。茂先獨汲汲焉纂述。惟恐其不詳。而於至要而當知者。反無所明焉。其所務若此。可謂知所先後乎哉。身爲輔相。視亂倫悖教之事。皆不之顧。至於張林孫秀犬豚之徒。卒見殺於其手。博物之智果安在耶。士不知道而多聞之爲務。適足以禍其身而已。

讀朱子感興詩

三百篇後無詩矣。非無詩也。有之而不得詩之道。雖謂之無亦可也。夫詩所以列於五經者。豈章句之云哉。蓋有增乎綱常之重。關乎治亂之教者存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非知道者孰能爲之。人孰不爲詩也。而不知道。豈吾所謂詩哉。嗚呼。若朱子感興二十篇之作。斯可謂詩也已。其於性命之理昭矣。其於天地之道著矣。其於世教民彝有功者大矣。繫之於三百篇。吾知其功無媿。雖謂三百篇之後未嘗無詩亦可也。斯道也。亘萬古而不忘。心會而得之。豈不在乎人哉。

讀陳同甫上宋孝宗四書

予始讀同甫論史諸文。見其馳騁爲驚人可喜之談。以爲同甫特尙氣狂生耳。未必足用也。及觀其上孝宗四書。不覺慨然而歎。毛髮森然上豎。嗚呼。同甫豈狂者哉。蓋俊傑丈夫也。宋之不興。天實棄之。使孝宗

之志不伸者。史浩沮之於前。湯思退敗之於後。及同甫上書之時。孝宗之初志已衰矣。當隆興間。孝宗苟聞此言。將不踰時而召用之。寧使同甫至四上而不報。死於布衣而不用哉。設用同甫。聽其言。從其設施。則未必無成功。而卒不用者。天也。宋之不復興者。亦孝宗也。興亡天命。非予所知。予所憾者。以同甫之才而不得一展以死。又豈非天哉。展弗展不足以論同甫。予所深悲者。世愈下而俗愈變。士大夫厭厭無氣。有言責者不敢吐一辭。況若同甫一布衣乎。人不以爲狂。則以爲妄。得全身進退以死於牖下。若同甫者。幸矣。尙何不用之足怪乎。世之相遠二百年。而俗之相下如此。使同甫而見之。當何如耶。

毀譽

一人之所好。可以信其爲善人乎。一人之所惡。可以信其爲非善人乎。未可也。一人易私也。衆人之所好。可以信其賢乎。衆人之所惡。可以信其不賢乎。亦未可也。衆人易誣也。然則惡乎從。其時之君子。其爲人也。君子。其是非也必明。其去取也必當。其爲言必可信而無阿。一君子之所好惡。不問可信其爲賢否也。衆君子之所好惡。不問亦可知其爲賢否也。何者。恆人有衆寡。君子無衆寡也。通齊國之人皆惡匡章。孟子獨取之。而齊人之言皆廢。衆誣而孟子直也。舉滕國之民皆信許行。而孟子獨斥之。而滕民皆以爲然。衆私而孟子公也。苟非君子。雖衆不足信。而況其寡乎。苟爲君子。雖寡不可忽。而況其衆乎。然則聽言之道亦可知也。君子之守不可移也。一人曰是可罪。君子不信也。必察焉。稱人之善也亦然。不惑於恆人之毀譽。故足以爲君子。人毀而毀焉。譽而譽焉。於恆人也何擇。嗚呼。今之君子。何其易於毀譽也。不賢人也。

或告之曰某也賢。則從而賢之。果賢人也。或告之曰某非賢。則從而不賢之。賢與否人也。賢之否之者。吾心也。奚不以吾心賢否之。而以毀譽之言爲賢否乎。曷爲不思也。恆人之毀人也有端。其譽人也有由。有忌而毀者五。有忌其才而然者。有忌其名。札已而然者。有忌其位高不及而然者。有忌其貨多不分而然者。有忌其爲世所重而然者。惡而毀者四。惡其直諒不比也。或毀之。惡其正而不可以私動也。或毀之。惡其賢而彰己之惡也。或毀之。惡其得君而不獲自肆也。或毀之。恆人之毀不出乎此者鮮矣。出乎此而信之以行誅責焉。行威怒焉。則賢者遇禍而不賢者得志矣。其譽人也有二。利之而譽者四。利其德已也。利其賜已也。利其勢可倚也。利其名可銜也。畏之而譽者六。或卑而畏之。或以其貴而畏之。或以其臨而畏之。其勢盛也。或協之。其黨衆也。或使之。其名震也。或襲之。由是而譽。非其本心也。不察而信之。慶賞因之而施。爵祿因之而頒。則不肖者愈熾矣。鄰乎號道乎吠而從之者。雞犬也。取於物而不求諸心。斯其爲物也。焉有君子而可以毀譽動乎。雖然。以毀譽易心者。不知人者也。以毀譽自變其行者。不自知者也。古之君子信道也審。而自知也明。其中無缺。萬人毀之。漠如也。其中未至也。萬人譽之。確如也。彼豈以外易內哉。人知之也未嘗喜。人之不知也未嘗慍。其心方師友乎聖賢。而以百世爲旦暮。納集而蛆散者。於我何哉。嗚呼。不以毀譽觀人者。吾弗得見之矣。能不變屈於毀譽於道也。其庶幾乎。

學辨

人莫不爲學。孰知所以爲學也。所以食者爲饑也。所以衣者爲寒也。至於學而不知所以。其可乎哉。夫人

之有生也。則有是心。有心則有仁義禮智之性。是性也。惟聖人不假乎學。能生而盡之。非聖人之資也。苟不學。安能盡其理而無過哉。故凡學者。所以學盡其性而已。不能盡其性。而人之倫素矣。此人之所以不可無學也。而學必有要焉。何謂要。五經者。天地之心也。三才之紀也。道德之本也。人誰不誦說五經也。而知之者寡矣。苟不足以知其意。雖日誦諸口而不忘。謂之學則可矣。而烏足爲善學哉。夫所謂善學者。學諸易。以通陰陽之故。性命之理。學之詩。以求事物之情。倫理之懿。學之禮。以識中和之極。節文之變。學之書。以達治亂之由。政事之序。學之春秋。以參天人之際。君臣華夷之分。而學之大統得矣。然不可驟而進也。蓋有漸焉。先之大學。以正其本。次之孟軻之書。以振其氣。則之論語。以觀其中。約之中庸。以逢其原。然後六經有所措矣。博之諸子。以觀其辨。索之史記。以質其效。歸之伊洛關閩之說。以定其是非。既不謬矣。參天下之理。以明之。察生民之利害。以擬之。踐之於身。欲其實也。措之於家。欲其當也。內燭之於性。欲其無不知也。外困辱而勞挫之。欲其著而不懈。畜而愈堅也。夫如是。學之要庶幾乎得矣。發之乎文辭。以察其淺深。數之乎事爲。以考其可否。驗之乎鄉邦。以勉其未至。日量而歲較。晝省而夜思之功。既加矣。德既修矣。出而任國家之重位。則澤被乎四表。聲施乎百世矣。處則折衷聖賢之道。稽續古今之法。傳之於人。著之於書。以淑來者。豈不巍巍然善學君子哉。今之學經者。吾疑焉。童而誦之。勦其虛辭。以質利祿。有釜庾之入。以食其家。則棄去而不省。問其名。則曰治經也。問以經之道。則曰吾未之聞也。或者談治亂。講性命於平居之時。及登乎大位。則惟法律權謀是行。問其故。則曰經不足用也。於乎。是可以爲學經者乎。經

而無用。亦可以爲經乎。然非經之過也。學之者之愚也。非學者之愚。教之者無其術也。雖學猶不學也。吾故曰。人莫不學。而知所以爲學者寡矣。爲其近利也。浦陽山中有倪君正。年四十餘。而爲學不輟。予慕其好學而異乎世之所云者。辨爲學之道以贈焉。

畏說

人可無畏乎。幼則畏乎長。賤則畏乎貴。鄉則畏鄉之老成。學則畏士之賢者。仕乎位。則畏法令。畏小民。畏公議。豈特若是而已哉。食焉而畏無以及乎人也。言焉而畏其背乎理也。居焉而畏其過於燕安也。寢焉休焉而畏邪僻有以戕吾中也。臨財而畏其損吾行也。居寵而畏其滿盈也。舉一事。興一役。而畏其或勞乎民。或病乎時也。然猶不特此也。見少者而畏無足爲之法。見賤者而畏無足爲之養。見愚者而畏無以教之。見鳥獸草木而畏吾之無聞。而將與之同於澌盡朽腐也。見山林川澤而畏吾及物之利有所不及也。見古聖賢之言行而畏其不可追也。思乎後世而畏其將訾短乎我也。然尙有甚於此者。視乎吾身而畏。或不能慎守以辱乎親。察乎吾心而畏無以全所付以辱乎天。天之畀我者爲何如。仁也。而或賊之以伎忍。義也。而或蔽之以利欲。禮也。或爲驕慢之所勝。智也。或爲小慧之所淆。以言乎臣。而忠或疚焉。以言乎子。而孝或惰焉。以言乎大。而或未能用天下。以言乎小。而或未能爲天下用。凡天職之內有所闕。皆謂之違天可也。屋漏之閒。鬼神臨焉。觴豆之際。兵戈生焉。般樂怠傲。酖毒存焉。思慮有未純。省察有未至。則爲忽乎天矣。人之於天而違且忽焉。豈不甚可畏也哉。子受父母之命。則佩而思之。一有所違。則世以爲

不子。臣受命於君。則奉而行之。一有怠事。則有不臣之罰。天之可畏於君親也。昭然矣。柰何人違且忽其命而不知畏也。夫其不畏者。非其人之過也。爲之師者。莫以告。而不自知其所受之重也。使果知受於天者之重。則其起居食息語默取予之際。其有不惕惕以思。兢兢以持者乎。使果知畏天命矣。則所畏之事。將日寡。無所往而不安矣。不知天命之可畏。則事物陳乎前者。孰非可畏者哉。是以君子知可畏之理。故無可畏之患。小人則不然。人於可畏而不止。故知君子小人之分。觀其知所畏與否而已矣。漢中劉生仲義。事予爲弟子者五年。其爲學篤謹不懈。而持己以禮。蓋羣知所畏者。今將貢於京師。升於太學。而達於天朝。予欲其不負天之所畀。而爲君子之歸也。故以所當畏者告之。太學先生多予之所畏者。其必有以正予也夫。其尙因予言而有以教乎。生也夫。

習庵說

鄉先生陳君季明。年六十餘。而進學不懈。閒謂予曰。吾之生也。先子以晦庵朱子之名命之。及長而知其不可也。請更焉。因名爲熙。既而自念名固不敢同於朱子。然奚敢舍朱子之學而不學也。故別號習庵。以見志。子以爲可乎。予曰。可哉。古之人以昔賢之名爲名者。若司馬長卿之名相如。慕乎藺相如之爲人而取之也。顧元凱之名雍。蔡中郎喜之。而以己名與之也。然而長卿未必如藺子。元凱雖賢。亦未嘗類乎伯喈。豈非名可以取諸人。而道必在於自至乎。君子之學聖賢。務乎道德之同。而不貴夫名字之類。自孔孟以來。學孔孟之道。而造其極者。其名必非與孔孟同。而其道則無不同。以其志乎聖賢之志。而習乎聖賢

之業。是以卒至乎其域而不自知也。苟爲無志。而所習與聖賢殊。雖以舜禹自名。亦妄焉而已。夫孰以爲可乎。今君於名則辭。而不敢與朱子同。於學則習。而不敢與朱子異。可謂知所務矣。然而朱子之學。聖賢之學也。自朱子沒二百年。天下之士。未有舍朱子之學而爲學者。至於道之類乎朱子者。未之或見。何哉。蓋疏淺者。竊其華而忘修己之實。質魯者。守其意而不求致用之全。莫不自以爲有得焉。而終不得以成身。而見乎世。君之所習。誠能以敬存心。以義制行。窮萬物之理。以周乎事。盡彝倫之常。而不失其中。斂之則措於家。施之則被乎民。雖欲辭其名。而人固將以善學朱子之道稱之矣。不治其本。而攻其末。習乎其言。而不察其所由言。則凡所習者。未必非朱子之所棄也。而豈君之志也哉。抑予觀世之學者。少之所習。既長而息。壯之所習。未老而忘。是以雖欲志乎道而不可得。君年愈高。而爲學愈力。孜孜焉。以未及古人爲恥。於是乎過人遠矣。蓋或習焉。或否焉。而習乎非所當習者。衆人也。終身由乎道。而不少息者。君子也。始乎無所不習。而終不習無不利者。非聖賢不能也。習乎習乎。其亦有無事於習者乎。然則君也。苟終身習焉而不止。其爲君子也。孰禦焉。

戴樂和之字說

事有不相謀而相感者。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是八音無知覺運動之靈。世之所用以爲樂者也。仁義中正。孝友人之所爲。以善其身。世之所謂德者也。德修於己。己知之人。未必深知之。況此八物者。何由而知之乎。然而德盛。則八音之樂隨之以盛。德衰。則其音隨之以衰。非八物之有知。人之誠足以感物。物有所不

能自止也。舜之韶、紂之靡靡，皆資於八音者也。而其音之不同，猶陵與谷然者，非所以感之者異哉？故八音可以人力爲也，能使八音和而不失其正者，非修德以和之不可也。自三代以來，八音未嘗絕於天下，然終未有及乎韶之遺音也。非其器不若，其德不逮也。苟有太和之德，雖操牛尾而叩缶以爲節，將有天育神化之意矣。不然，雖后夔之器尙存，而欲其和胡可得也。浦江戴先生名其子曰樂，問字於太史公，公字之曰和之。蓋勉之以德也。古人於樂無所不用，而今也惟有天下國家者得備而用之，其於無位者宜若無與焉。然君子禮樂未嘗斯須去於身者，非有器之樂之謂。蓋無器之樂也，有器者固有今與古之殊，不待器而和者，今何異於古哉？視於其身，慈讓忠信之色，睟如視於其家，親睦信順之意，翕如此樂之本也。奚待於器乎？戴氏自德聖以禮樂爲學，先生學焉而至者也。和之試求樂之本於身，推之於家，擇乎其無乖，秩乎其有儀，則凡接於耳目者皆樂也。余將於是而考其德。

王子文字解

人非名字則不能自別於衆人，然其異於衆人者，不在乎名字之美也。視其德與行焉耳。虺蟲之厲者也，而仲虺爲良臣，蠋螟動之微也，而王蠋爲貞士，滅惡徵也，而子羽爲君子，疾不祥也，而樗里以智聞。夫豈在乎美其名字乎？賢聖仁義，惠哲忠孝，此八者天下之美號，世之人以之自名者多矣。人未必以是稱之，而蓄德謹行者，雖未嘗用之爲名字，人必以是號加焉。故以美言爲稱謂，不若踐之於身，見諸行事之可寶也。自有名字以來，人以美言加其身者，宜亦衆矣。而傳於世者，可得按籍而計，豈非躬行有不至乎？士

或能以名字達於一鄉而不能達於通國。或稱於一國而不足達於天下。然有達於當時而不聞於後世者焉。百年傳之久而遂亡者焉。蓋其名世若是之難也。沮溺謂孔子爲魯孔丘。則是時與孔子同姓名。奚特一二哉。然惟孔子傳後世爲學者師。而彼咸無聞。繇是知名字之不可恃。苟無足稱。雖襲聖人之名。以自號無益也。而況於美言乎。人不修其可傳者。惟名字之務美。寧非惑歟。浦陽王君。其名曰江。而於師友以子文字之。其字信美也。然斯文他。周公孔子之所終身學焉如不足。賢人大儒竭心思智能欲庶幾而不敢望者。子文乃取以自別於人。其可不懋於德乎。水不必皆若湘沅也。惟能自達於海者。則皆謂之江。浦江其一也。其水不可容舟楫。浴牛馬。而以江名者。取其不資巨川之助而能趨海爾。夫由衆人而視聖賢。何異水由遐荒而趨海乎。然而水無微而不至於海者。以其不息也。思是名也。學聖賢之道。審能如浦江之於海。則謂之子文也無惑。

蔣伯孚字說

予嘗觀乎大澤之陂。而知易中孚之義矣。方其一碧千頃。涵山浸谷。清恬靜帖。鱗介呈露。已而風蓬蓬焉。生拂林動谷。而加乎澤也。恬者沸。帖者震。絲縈縠動。濤迴浪噴。萬皺相因。變怪莫盡。則仰而歎曰。斯所以爲中孚也乎。聖人之取象精矣。夫澤至靜物也。孰得而感之。苟以石則石沈矣。澤何能感。以火則火滅矣。澤何能感。以雷則虛聲而不動物。澤何能感。天之高也。地之厚也。有生成之力。而欲一感之。不可得也。必也其風乎。風動則澤應。有不待踰時而感者矣。若此者。以其中固有相孚之理也。而斯卦也。巽悔而兌貞。

巽風而兌澤。於象爲中孚。又巽順也。兌說也。以順感民。則民說而信矣。於義爲中孚。又二體之中畫皆陽。有誠之義。全體中虛。有虛之道。斯聖人之取義又精也。夫人之心。至深而不可測。猶澤也。將何以孚之哉。苟以威刑感之。則猶以石沈澤也。徒撓之耳。以智計感之。猶以火投澤也。徒自勞耳。以號令感之。猶以雷動澤也。徒震撼耳。能感之者。其惟誠乎。以誠感民。則有不言而信者矣。豈惟居上位者爲然也。雖公卿大夫亦然。以誠事君。則君信。以誠蒞事。則事治。以誠享神。則受福矣。豈惟公卿大夫爲然也。雖士亦然。親親也。匪誠則離。處鄉黨也。匪誠則怨。交朋友也。匪誠則爽。豈惟士爲然也。惟藝亦有然者。孔子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恆者。常理也。謂誠也。醫而非誠。將孰信之哉。烏傷蔣伯孚。士而醫者也。而其名曰誠。徵予說。予故擇其義以告之。伯孚能審乎此。爲政可也。醫云乎哉。

蔣氏異瓜辨

東陽蔣宗顯。藝瓜之圃。得異瓜焉。並蒂而駢實。紺色而璧文。圃人異之曰。自吾一人。詎知從事乎茲。獲瓜多矣。未有若斯之異者。其殆祥乎。不敢取。以告宗顯。宗顯視之果異也。不敢以食。奉之而歸。或曰。此祥也。天下之物。異於其類者爲祥。爪牙角鬣之倫。觥觥也。人恆見之。不貴也。其異乎類者曰麒麟。不可多得也。人貴焉。故麟謂之祥。羽翮而飛者。充天下人不貴之者。必其多者也。其不可見者曰鳳。故鳳謂之祥。萌而生者衆矣。而獨貴乎朱草。湧而出者衆矣。而獨貴乎醴泉。豈非以其寡哉。今夫瓜家藝而人食之。衆千百。未見其狀之若此也。而蔣氏之圃。獨見之。安可弗謂之祥乎。或曰。不然。物皆本乎氣化。而莫能相通。各隔

於天而不知其所由。木之樛者曲者歧者。詭形怪質。萬變而不齊。人不能詰其端。雖木亦不自知所以然也。謂木有意於爲之。木未嘗有知也。謂造物者使之然。造物者不若是屑屑也。然則物各役乎天而不自知也明矣。何預於人事乎。人之指有歧者。脇有駢者。人不知其曷爲而然也。夫人之靈。且不能簡其形。況是瓜也。植物之微者。自知爲異爲祥乎。草木之異常者。皆氣之變也。於人事乎何異。而人以爲祥。豈不惑哉。二說者相持久不能決。宗顯以問余。余曰。謂之祥者是也。謂之非祥者亦是也。君子之道。大極乎天地。微通乎鬼神。能充其用。雨暘寒暑。自我而施。況一草之異乎。故有以致之。則謂之祥可也。苟無以致之。雖使禾穎同乎隴。木理連乎庭。災害之來。猶有莫止者。祥烏可恃乎。蔣氏於東陽爲望族。忠信孝友著於鄉。疏親聚食。合爲一身。斯人之祥也。祥乎斯世者也。又何以蔓生蒞實之怪爲足尙哉。且一瓜之異於其類。猶聞於人。而名於世。況夫德之異於衆庶者乎。蔣氏其益務滋乎德。而勿異乎瓜。他日治民者奔告於天子。以爲東南之邑。有祥民者。必蔣氏也耶。

友筠軒賦

惟青青之玉立。俯濔濔之軒構。憩樂矣之幽情。處蔚然之深秀。蒼雪灑乎涼颺。綠蔭蔽乎清晝。春之時也。煖律乍起。和風方剛。對穆穆之龍孫。列斑斑之鷁行。風節持以雅素。體質直而端莊。其夏色也。南薰解籜。丹鳳來儀。香馥纍纍。而貝簇密葉重重。而翠圍笙簧引乎節奏。珮玉鳴乎參差。毗佳麗以襲雄。據靜便而伏雌。若一塵不到之際。萬事脫羈之辰。渭川致乎斯景。黃崗寓乎此身。風徐來而韻合。雨初歇而香勻。至

若色侵書帙。涼溢芳樽。日穿漏以嚙金。水環廻而嗽銀。坐擁碧筒之杯。地敷翡翠之褥。或彈棋而雅歌。或解衣而脫巾。或焚香而啜茗。或聯句而鼎真。固平生以足樂。雖百罰而弗醺。越若秋之與冬。金氣肅兮萬木凋。元冥降兮羣陰驍。履霜兮冰將至。摧枯拉朽兮焉逃。稟抗雪之英姿。健凌雲之高標。或強董宣之項。或折陶潛之腰。或簇白雲之調。或作重華之詔。既不婉以不麗。亦弗矜而弗驕。世上有玉堂之貴。此豈無璽牘之安。乃緩步以當車。復謝崇而慕閒。彼將聽晨雞而拜楓陛。此獨咀明霞而扃柴關。忘情於漢庭之寵。避世於商陽之山。至於侶魚蝦而友麋鹿。豈復對隆準而瞻龍顏。采玉芝於蒼煙之表。洗兩耳於清溪之灣。然而清則清矣。未有得茲軒之真樂者也。辭曰。清清兮歲寒之心。溫溫兮琅琳之音。君子居之兮實獲我心。正俟命兮履薄臨深。君子處兮慨古傷今。古人汨汨兮誰爭子所。蔬一器兮酒一觴。樂以忘憂兮歲月長。羌彼五陵豪富兮。乃積乃倉。朝重白璧兮。莫手粃糠。松花飯兮荷葉衣。賸兩耳兮。遠是與非。朝其遊兮。莫而歸。安得從子兮。其樂有餘。

鄭氏四子加冠祝辭

浦陽義門鄭氏十世之長仲德父。以禮冠其從子杓及諸孫燧燾燿。而以字爲屬。余惟冠禮之不行也。二千年矣。舉曠古久弛之禮而行之。夫豈爲耳目之美哉。亦曰以古君子成人之道望乎子若孫爾。上以古道望其身。而不能以君子自望。謂之愛身不可也。余欲四子者爲君子。故因字以勉其德。杓之爲用。惟絲是理。字曰叔理。欲其精敏不懈。以周乎事。燧以改火。民用是資。字曰允資。欲其致用於世而不爽於宜。燾

爲光明。明不進乎上，則不能遠。字以允進，使進乎善。燿者，輝之著。苟充其內，則其輝也益遐而嘒。允充是字，俾篤實其中，而致其昭也。大余於四子，蓋各有望焉，不爲無意也。四子也，豈可不勉以違父師之志乎？祝辭曰：加爾元服，維茲令辰。匪飾其外，貴乎成人。昔未有知德，或未備。人曰：童子，宜有不至。旣峩爾弁，而童厥心，人謂之何？責望也深。一言之善，終身行之。今字告汝，維名是徵。杓之爲器，絲用以理，解類析紛，莫切乎此。以理字杓，其義孔章，用之於身，旣要而詳。天下庶事，紘綸舛錯，如絲之棼，不可控索。急之則亂，緩之則艱。無爲則弛，有爲則煩。曷以治之？其要甚寡。知要則爲優於天下。人心之明，與天地參，何遠弗該？何微弗涵？養之以敬，以澄其內，制之於義，以應乎外。肫肫其誠，允烈其光。如揭日月，以燭四方。以理庶事，靡有滯失。孰能致然？大本旣立，繇身而家，自家而推，有以應物，何適非宜？曷以甚爾？聖賢之事，勿謂難能。與汝不異。○生民所資，菽粟爲甚。苟微水火，曷以烹飪？火之爲用，與菽粟同。此落二句古者用燧，以寓政機。榆枹桑槐，各資其時。字曰允資，於義其可望爾。致用比德於火，酒醴牲牢，或可暫違。一日匪燧，民實阻饑。凡此生民，孰資以立？蓋有君子，進其不及，養之俾生，導之俾成，植其彞常，牖其天明，致用之功，與燧無異。何能濟物？是在材智。爾欲爲燧，惟德之修，有以資民。民咸汝求，人之有心，孰不思善？惟其無學，所思不遠。學以爲本，篤行培之。仁居義途，勿怠於爲。政飭於家，洽比閭里，暨躋於位，惠澤彌溥，率履弗越。斯爲允資，貴成厥躬。賢者自期。○惟古有訓，冠爲禮始。曷始於茲？備服致美。玄端而祖，人必尤之。佩而不冠，則爽於儀。致飾於外，惟備之務。盍思厥德，寧有未具？爾生名冑，有忼其門。曷以永家？在爾後昆。煥爲爾名，光明是勉。明

不上進。所及不遠。字以允進。以遠爲明。匪字之美。尙躬於行。日之方升。其輝耿耿。愈進而崇。無物不炳。譬諸爲善。其始甚微。日進月升。譽聞赫熹。恆人之身。望爲聖賢。其功之難。有如升天。進而上。靡有弗至。謂吾豈敢。斯爲自棄。天賦明命。曷有不完。久蔽而昏。盍識其端。人怠以嬉。獨奮於學。學功既進。乃亦有獲。衆怯於善。獨勇於爲。善集於身。進德之基。勿怠其易。勿畏其難。勿移於昏。惑於人言。日有孜孜。惟道是信。緝熙於光明。斯爲允進。○古制名字。以號其身。匪欲務美。以夸於人。後之命名。取義甚備。能思而行。猶古之意。爾名爲耀。耀爲輝光。曷以字之。允充孔臧。惟天之運。厥章爛然。日月迭行。星辰昭宣。天胡致斯。陽體充實。積中既久。光華外溢。地厚而廣。克配乎天。實彌其中。至文發焉。其在聖哲。煥其有章。秩秩而陰。煌煌而陽。視於其身。威儀甚都。發爲辭令。爲世大謨。豈欲其然。外施厥美。道德內充。不能自止。至足而流。至美而發。雲蒸雨潤。靡不暢達。今爾何學。稱茲嘉名。苟能充之。何德弗成。出言則思。聖哲則效。舉足則思。前武是蹈。於親而孝。而弟而兄。自卑而尊。無不敢承。曰聖若茲。我猶未及。夫豈非人。敢不汲汲。仁覆天下。智周萬彙。吾獨何爲。而有未至。知之使明。踐之使弘。反求諸心。使及於誠。涵蓄既深。遵養既美。光耀旁燭。孰之能禦。世不知道。習陋安卑。聞師古人。不訕則疑。慎勿類斯。勇往獨覺。允擴充之。匪聖焉學。

建祖祠移族人疏

舉觴而酌先酒。蓋思麴蘖之初。秉耒必祀神農。尙推粒食之始。況夫人之眇質。皆先祖之遺休。堂構積矣。世之勞。疆畛有無窮之利。儻食焉而不察。反二者之不如。是以宗廟爲先。著諸經禮。有田則祭。具列聖謨。

苟存仁義之心。敢忽祖宗之祀。余家爰自前宋。以至於今。上下三百餘年。繼承一十五世。雖絕續盛衰之互見。而東西前後之分宗。凡此比屋之人。孰非初祖之胤。然支分派別。本源既遠。而益疏。世易人亡。祠祭僅存。而無統。或苟簡而不循夫禮。或怠惰而不當乎時。孟飯杯羹。曷寓如存之敬。桑樞甕牖。莫棲來格之神。茲欲勛建新祠。合祀羣祖。四時仲月。有田者各伸報本之誠。一姓亡親。無後者咸享祔食之制。明同神之同體。嚴事死如事生。上以萃高曾祖考之靈。下以洽兄弟子姪之志。燕毛序齒。佇觀睦族之歡。鳩財僱工。請盡奉先之道。在我宗屬。各單厥衷。無或乖違。以忝吾祖。

方正學先生集卷之三

序

周禮考次目錄序

周室既衰。聖人之經。皆見棄於諸侯。而周禮獨爲諸侯之所惡。故周禮未歷秦火而先亡。吏將舞法而爲奸。必藏其法。俾民不得見。使家有其法。而人通其意。吏安得而舞之。周之制度詳矣。嚴上下之分。謹朝聘之禮。而定其誅賞。教民以道。使民以義。卹鄰而尊上。此尤戰國諸侯之所深惡。而不忍聞者也。故去其籍。爲尤甚。今之所傳者。蓋出於諸侯毀黜之餘。而成於漢儒之所補。非周之全書也。是以略於大而詳於細。煩碎不急之職多。而經世淑民之政少。周公之意。不若是疏也。其章明切要者。以不合於諸侯見削。而不關政治之得失者。僅之獲存。然亦紛亂失序。錯雜而不可省。書之周官。言六卿之職美矣。冢宰者。治之所從出也。宗伯典禮。司馬主兵。司寇掌禁。司空掌土。皆聽於冢宰者也。冢宰治之本。天下之大政。宜見於冢宰。今周禮列於冢宰之下者。預政之臣。不過數人。而六十屬皆庖廚之賤事。攻醫制服之淺技。夫王之膳服。固冢宰之所宜知。然以是實冢宰之職。則陋且褻矣。此必非周公之意。司徒以五典施教。其爲事至重。不宜復豫他事也。而自卿師以下。近於教者。止十二屬。其餘皆春秋二官之事。而冬官爲最多。蓋定其序者。不知地官在乎主教。而以土官之事屬之。土地冬官職也。何與乎教。教之大法。及冢宰之大政。皆已亡。

矣。其不亡者。閒見於他官。司馬司寇。纂人者甚衆。惟宗伯稍存。多爲他官所掠。而禮之係乎邦國者亦亡。其亡者。皆諸侯之所惡而去者也。而其失序者。漢儒之謬也。余喜讀周禮。憂周公之心。不明於後世。以書周公之言爲準。考六卿之屬。更次之。自宗伯歸於冢宰者五。自司馬歸者三。自司寇歸者二。合宮正以下爲五。曰宮正。歸以司徒之舍。曰膳夫。曰醫師。曰內宰。曰司農。曰典婦功。曰內司服。附於冢宰之左。重變古也。司徒去其非教事者八十。存者四。以司馬之諸子訓方氏。匡人。擅人。司寇之掌交歸焉。宗伯自司徒歸者十。自司馬歸者十有九。自司寇歸者十有二。司馬之存者三十有一。司寇之存者二十有三。而以司徒之司虢司稽司救調人歸焉。於是取土地之事。財賦之則。在司徒者五十有五。在司馬者八。在司寇者十有三。爲司空。土地不可無治之道也。故有載師閭師縣師均人。治民無法。不可以治地也。故有遂人。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鄫長。里宰。隣長。旅師。稍人。委人。土均。樹藝。地之所宜先也。故有草人焉。有稻人焉。有司稼焉。地圖。方志。王者所宜知也。故有土訓。誦訓。山林川澤。地之寶也。故有澤虞。有川衡。金玉錫石。角羽。茶炭。染草。葛屨。山澤之所產也。故各有主之者。以致其用。苑囿場圃。鳥獸草木所萃也。故有迹人。囿人。場人。穀粟。土地所入。守之宜有制也。故有廩人。倉人。民者。土地之本。不可無卹也。故有遺人。以賑其凶荒。財用者。生於地。而取之有節。故市有司。廩有人。肆有長。賈有師。泉有府。質人。胥師。司門。司關。職方。土方。懷方。合方形。方山。師川。師邊師。所以辯土地。而致稱異也。故自司馬而歸焉。達道路。除不蠲。有野廬氏。蜡氏。掌害稼者。有雍氏。掌水禁。有萍氏。除毒蟲。猛鳥獸。蠹物。蠹。有冥氏。庶氏。穴氏。翬氏。翬氏。誓簇氏。翬氏。赤友氏。蠅。

氏壺涿氏庭氏。攻禾殺草。有柞氏薙氏。亦皆司空之事也。故自司寇歸焉。六卿之屬繇是復其始。其不能皆六十者。亡者衆也。而亦不必以六十爲率也。卿之所掌有大小。其事有煩簡。奚必皆止於六十乎。謂六十者。漢儒之言也。非周公制也。周公之典。孔子嘗學焉。今之存者。此書爾。學者宜盡心而不敢忽。安可疑其有未至乎。然余非疑周公之經也。求周公之意而不得。故辯其失以求合於周公之意而後已也。夫苟能合周公之意。則余何敢避亂經之名而不爲哉。

武王戒書序

武王戒書。見於大戴禮。太公金匱陰謀者。凡三十三章。古文闕有閒矣。學者考信。惟在乎六經。然虞夏商周之遺事善言。出乎六經之外。而可信不可疑者多矣。湯之盤銘。不載於商書。而曾子稱之。與經並傳。爲訓萬世。政典不列於百篇文目。而言爲人所傳誦。遂爲夏書之首。六經雖不可附益。然先王之微言弘訓。安可偏廢哉。予悲乎是書者。太公受之古先聖王。而傳之武王。武王銘於用器。以戒其身。且及其子孫。其言之善者。與詩書要義。何以異焉。學者以非經而外之。非惑夫。因爲註釋其意。以示來者。蓋聖人之言。譬之方書。而天下之學道者。皆被疾之人也。有志於養生。雖單方曲伎。出閭巷之所傳。或足以延年。苟爲無志。雖授以龍宮之祕藏。亦多死於國醫之手。然則書豈有工拙哉。顧用之何如耳。世不善用。則六經千載爲空言。傳得其人。得此書而用之。亦可以保身治國矣。

篆書考正辨僞序

蘇古以之今存乎勢。援今以反古存乎人。天下之勢舍厚而趨薄。舍謹而爲慢。舍難成而爲易習。如水之下流。滔滔汨汨。不至於極不止。非有篤志卓識者。不能知其不善而亟反之。幸有一人知其不善矣。自非達而在乎位。亦不能奪舉世之所嗜而挽之復乎古。是以二帝三王之禮樂政教。遺文舊俗。歷數千年。以至於今。時易世遷。幾至於不可復者。豈無豪傑之士。生乎其閒而欲正之哉。獨智不足以啓羣惑。言之者一而誹笑之者千萬。雖欲回流俗之勢而不能也。六書於民用最切。而其變爲最甚。自篆而爲分隸。自分隸而爲行草。日趨簡易。輕涉流蕩。而無法。使古人復生而視今之字。必將駭眩而驚歎。而人顧鮮有以知其非者。閒有好古之士。知之而力不足以制已然之勢。不過著之於書。以發其所得。自漢許叔重說文以來。著書之存於世者。雖有精蘊詳略之殊。而其用志深遠。終非流俗所及。然世之知而好之者。已難乎其。人好而能通其意。考其得失。補其未備。而羽翼之者。宜乎其尤難也。寧海方塘先生王君仲方。自少篤志古學。至老不倦。嘗病俗字之亂真害正。本諸古以正末流之失。作文字考正辯僞之書。以示學者。其言皆有徵據。不爲臆說。使人人因其言而求許氏說文。以探古人制作之初意。引天下以復乎古。寧有禦之者乎。雖然。文字之學。蓋學者之一事耳。天下所以治亂存亡者。不專在是也。非牧變而民無定志。比閭族黨。變而鄉無善俗。蒐狩獮苗之法。變而國費於養兵。讀律飲射之法。變而官疲於聽訟。其大者如封建學校。其小者如名物衣冠。其異於篆之行草者。曾幾何哉。予嘗妄欲爲一書。以正訛解惑而未之遂。先生之父祕書公。以博學多識爲元聞人。其所受而知者。蓋非特字學而已。苟有大於此者。論次成書。以補六經之

遺缺。洗百世之陋習。豈非學者之所望乎。予庶幾豫聞之。

基命錄序

智力或可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守天下。法術或可以廢當世。而不足以傳無窮。有以取之而不知守成之具。慮止乎旦夕。而不爲久遠之圖。爲己則難以言智。爲民則難以言仁。夫豈善爲天下計者哉。商周聖王。舍智力而不用。而必本乎仁義。舍法術而不恃。而必養民以道德。積之以奕世之助勞。藉之以數百年之忠厚。聖人之才。爲億兆所戴。其心猶懷然。若不能當天之心。行民之所願。除民之所惡。惟恐有所弗及。既受命於天矣。而所以保其命者。益謹而弗懈。其傳序之遠也。豈不宜哉。後之人主。祖宗積業之素。既不若古之人。取之以僥倖。而欲守之以智力。廢之以權詐。而欲傳之以法術。此秦隋以來之君。所以隕性債國者。相屬也。數千年間。庶幾知商周聖王之用心者。惟漢高文二帝。唐神堯文皇。宋之太祖太宗爲然。此三代之君。或奮起隴畝。或階一官而得天位。其初積業之舊。未能過於秦隋也。特以知守成之難。不敢用其智力。而參以仁義。知傳世之不易。不敢恃法術。以爲治。而放於道德。所以培植邦本。而維持國勢者。有其具。故民心歸之。而天命集焉。迹其所爲。雖未及三代之懿。然寬大豈弟之政行。而苛刻慘薄之風息。皆能變愁苦爲歡欣。易凋耗爲富庶。子孫黎民受其利者數百年。夫豈偶然也哉。蓋先祖有以啓之於前。創業之主。又能承之以德。而爲天所眷者。商周是也。上世無可憑之澤。而創業之主。能事天養民。以永國家之命者。漢唐宋是也。俱無焉者。秦隋以降。享祚不長者皆是也。夫處乎百代之下。而必欲比迹商周之盛。弗

可致矣。然則漢唐宋得民永命之繇。庸非後王之所當考法者乎。予是以掇其大要。論著其事。爲帝王基命錄。非曰可以究天人相與之原。然願國家之長治。以利生民於無窮。固亦仁人志士之所取也夫。

仕學規範序

所貴乎隆盛之世者。非特以土宇之廣也。非特以武備之強。貨財之富也。風俗淳美而賢士衆多。禮義修明而綱常昭布。上而朝廷。下而閭巷。公卿大夫之政事謀猷。章布之士之論議著述。萬然一出於正。其推行於當時者。既足以導善遏邪。而遺言緒論之傳。使數百年之後。聞者爲之感慕太息而不能已。若詩之大小雅。周召二南。作者非一人。言者非一事。而其根據義理。忠厚光大。垂之萬世而無弊。是奚爲而致此哉。道德成於上。教化行於下。漸漬薰蒸而咸有自得之妙。是以若斯之盛也。繼周而治者。惟漢唐暨宋。而國之廣大富強。皆不及焉。然求其可以配周而無愧者。則不在乎彼而在乎此也。宋自太祖立國。育才善俗之意。固已美矣。後嗣相承。以禮義遇下。以寬大養民。誠心惻怛。上通於天。天錫佑之。俊哲輩出。三百年間。道術大章於天下。雖周之隆。莫得而尙焉。其時大小之臣。材技或有不足。而忠厚常有餘。事功或有不舉。而議論不少貶。著書立言。以羽翼聖人之經者。既皆名世而可傳。而編輯會粹衆人之說。以成書者。亦非漢唐所能及。其最有益於世者。若小學書近思辯志二錄。已大行於時。其次若自警編仕學規範之類。亦班班爲人所稱誦。賢王殿下治蜀。盛德興學。追蹤千古。嘉言善政。尙友百王。深有慕於宋之賢者。以爲皇明創業。超越漢唐之士。復法宋以爲治。則成周不難侔矣。既重刻自警編以訓國人。復取仕學規範。將

刻以傳示好學者。有教命臣爲序。昔漢河間王修學好古。從民得善書。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則表章古書。以輔助朝廷之教化。固王者事也。歟。爲治之道。禁之以法。不若諭之以言。諭以善言。不若以前人之言化之。爲易入也。繇宋迄今。百餘載之近。今之天下。猶宋之天下。今之人。亦宋之人也。以宋人之言而化今之人。烏有不從者哉。使仕與學者。於此書之旨。有得焉。變澆爲淳。改薄爲厚。以誠意正心爲學。以忠厚敦篤爲行。以恭敬事君。以平恕臨民。則宋之舊俗可復。而俊哲之出。當與宋同其盛矣。賢王之所望於天下者。寧不在茲乎。臣不敏。敢以是爲多士告。書凡若干卷。奉川張鑑時可編次。其詳本序已備。故弗著。特推論其世云。

宗忠簡公奏疏序

國之廢興存亡。蓋天也。而有人事焉。繇其已然之迹而觀之。人謀之從違。事變之得失。皆如豫定而不可易者。人力若奚所用。自其未成之始而論之。成敗禍福之機。待人而發。豈皆出於天命哉。故善爲天下者。盡人事以回天道。不善者委天命以怠人事。田單齊之壯士。用一邑瘡殘之民。復七十餘城。不數月之間。諸葛孔明以王者之佐。驅全蜀之衆。欲取中原之尺寸。終其身而不能遂。非特天命也。人事之難易固不同也。率赤子以救父兄。疾呼而可集。說途之人使拯其鄰於難。雖善其辭令。有所不從。賢者能勉人以其所樂爲。不能強人以所難勉。單之用齊。人人皆有亡國喪家之憤。而自爲戰。故其成功也易。孔明之時。人知有曹氏。不知漢德久矣。孔明徒欲以忠義激之。安能必其從己乎。宋敗於金而不復中興。人以爲天命。

而不知人事失其機故也。張浚趙鼎可謂天下之賢相。而韓世忠岳飛劉錡之徒亦一時之將材。高宗雖庸懦。豈遽出法章下哉。然而阻撓而不足成事者。以其初不用宗忠簡公之言耳。徽欽之亡在乎兵不足戰。而忠簡公既入都城。百萬之兵立具。爭欲爲之致死。忠簡之賢固足以得衆。而斯民戴宋之心亦安可誣哉。當是時也。正田單復齊之機。而忠簡公孔明之流亞也。使高宗能用其策。公少延數歲未死。則覆沒之地可汎埽而平。黠寇悍酋可縛而獻諸太廟。豈有蹙國事讐之辱哉。失此不聽。至於竄伏東南而欲圖之。則民心之亡宋亦已遠矣。是以終不能有所成。非特秦檜湯思退之罪也。人無勇怯。惟其所用。乘其方銳而用之。中人皆可爲壯夫。及其氣衰志懼。雖烏獲亦投劍而卻顧。公之拳拳欲高宗都汴者。欲用天下之銳氣以復讐雪恥。而高宗信小人畏避之謀。棄不復聽。而公亦死矣。斯豈天命使然耶。實人爲之不盡也。公沒今三百餘年。而請高宗還汴之疏二十有四。不盡載於史氏。其九世諸孫濬錄藏於家。而尉子序之。公忠義著於後世。不待疏而後見。疏之所著。不待言而後明。然世皆知宋之不復振。繇於秦檜之相。而不知始於不用公之言。余是以具論之。使知疏之不從。實宋室之所繇分也。

壽親養老新書序

賢王治蜀。德政旣修。國內乂安。羣臣有奉壽親養老新書以進者。覽之終卷。歎曰。予以君親之恩。居萬民之上。思有以佐吾民。養其親而未能。是書也。庶幾可以佐吾民乎。乃命工刻之。而摹本以傳。且教命臣序其首。臣拜手言曰。化民厚俗之事非一端。其要道惟在乎孝而已。以孝教民者。豈能家諭而戶說哉。其要

道在乎率之以躬。訓之以書而已。若西伯之事王季。所謂率之也。若有虞之敷五教。所謂訓之也。率之有未至。則訓之有所不行。訓之有未詳。則雖率之而民不知所從。惟王純孝至性。本乎天錫。臨國以來。心慕闕庭。祇愼愛敬。動必繇禮。問安之使踵相接。以孝率民。可謂至矣。復慮未有以擴民之衷也。既摹印孝經。頒於境內。茲復繼以此書。扶衰防患之具。道志怡神之說。咸備載而無遺。其於訓民。又何其盛哉。將見數千里之內。無凍餒之老。而人人無天折之患矣。且臣聞之上古之世。陰陽太和。風雨時若。疵癘不作。疾疫不興。人民皆登乎上壽。此蓋有以致之。而非特方術之效也。王濬明聖學。德純化孚。駿駿乎可與古哲王比烈矣。陶含生之類於仁壽之域。而九疇以敍。其亦有出於此書之表者乎。臣尙將與斯民同樂之。書凡四卷。元鄒鉉所編次。皆因之而無增益。取諸人以爲善之意。於此可見。

劉樗園先生文集序

學術視教化爲盛衰。文章與學術相表裏。豪傑之士。固不待教化而後知也。然先生所以孜孜焉先之而不敢忽者。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生而有聞。明吾教於天下。使過者抑而就中。不及者企而求至。道德旣一。則萬事畢治矣。當周盛時。微而閭巷之人。遠而產乎遐方絕域。肆口所成。皆合乎仁義之旨。及其已久而衰。著書之士。以千百計。雖不能皆槩乎道。而宏博深邃。咸有所自得。辟諸黍稷稻粱。雖爲味不同。而皆可以醉飽。未嘗假竊剽襲浮談虛言如後世文士之爲也。自周以來。教化詳明。得先王之意者。莫如宋。故宋之學術。最爲近古。大儒碩生。旣皆深明乎道德性命之理。遠追孔孟之迹。而與之爲徒。其他以文辭馳

於時者。亦皆根據六藝。理精而旨遠。氣盛而說詳。各有所承傳。而不肯妄相沿踵。蓋教化使然也。有元百年之間。宋之遺政銷滅殆盡。士之能言者。不爲不多。辭采音節。不爲不工。及觀其所至。不過攘取舊說。以爲言。求其學術之所自得。豈惟不及宋之名世者哉。凡生於其時。及見宋之遺風者。自以爲不可及也。寧海在宋特爲詩書文物之邑。去南渡國都爲近。故士之顯聞於世者甚衆。宋之衰也。兵刑不振。而教化猶存。取士之法稍弊。而風俗不壞。故其文章雖不能不降於盛時。而學術之醇。終不能甚愧於古。樽園劉先生。少游錢塘。學於宋太學。與名士大夫交。斯時遠乾道淳熙諸大儒猶未遠。文獻之傳。盛有可徵。是以先生之學。淵博崇高。得聖賢之大要。其爲文章朴茂質實。不爲異常絕俗之談。而紆餘衍肆。必達其意而後止。索之而愈深。味之而愈長。其視葩藻無實可喜之辭。曷乎其不侔也。先生所尊善者。惟同邑閩風舒公景薛南山陳先生壽所友而敬者。則剡源戴公帥初。鄞袁公伯長。袁公後仕元爲顯官。名稱海內。戴公文亦傳於時。閩風南山與先生皆自謂宋遺人。不屑仕。故文行雖高。而不大彰著於世。傳而知之者。惟邑人而已。今相去五六十年。故老淪喪。知先生之名者。日已寡矣。使又歷數世。豈復有知斯文之可貴者乎。夫學術如先生而不傳。後死者之責也。故擇其尤善者。次爲若干卷。且推其所自而備著之。使知先生自得之深。非近代能言者所及也。先生諱莊孫。字正仲。樽園其號。所著有周禮輯傳易說。今不傳。

鄭貞孝先生文集序

人之相與。有所不足則慕。有所不及則服。然才智藝術之過人者。惟能使其儔類慕服之。與之異趨者未

必慕服也。生而人或尊尙之。旣沒未必追思其美也。惟天有德者則不然。不特君子慕服之。而衆人亦皆自知其不及。非惟衆人知尊之。而小人亦皆感慕而不忍欺。不惟化及當時。而且聞乎後世。而勸傳之無窮而信。是曷爲而致哉。蓋其修諸身。行乎家。粹然一出乎正。遺澤之所加。流風之所被。必有不可測者矣。非若一才一藝者之淺也。鳳鳥麒麟。言其辯慧。則不若鸚鵡。言其才力。則不若騏驎。然而羽毛之族。聞其聲。觀其形。未有不畏而服之。宗而附之者。亦豈待辯慧才力而後見哉。士之有爲於世者。未嘗不欲服乎人。而人終不之服。貴爲輔相。富有田邑。勢之所加。無所不可。而其家人徒隸。嗤鄙笑侮之者衆矣。況他人乎。吾以是知有德者之難也。漢數百年間。奇才異能著事功者相望。獨黃憲處布衣。無所猷爲。而見之者敬。親之者服。稱之爲顏子。後世亦信而傳之。夫顏子之不可及。人人之所知也。漢之諸儒。其於論人亦必不苟矣。至於稱憲。則無閒言焉。此其人之所得何如哉。嘗恨弗獲同其時。考其言論。以推其所至。求之今世。若浦陽鄭貞孝先生。蓋有憲之風焉。而今亦亡矣。余游其鄉。交其士大夫。以問先生之爲人。舉其姓字。無智愚長少。無有不歎息贊譽以爲賢者。嗚呼。一人易欺也。一時易誣也。先生之歿十餘年矣。使有大功至澤。施於民。猶且忘之矣。而稱先生如存。慕其善者如新。斯豈智術所可爲哉。非德足以服乎人。其何能致是乎。先生之子叔度。授余以遂初集十卷。誦其言皆本於仁義忠信。辭達而旨深。稱其所爲。因復於叔度曰。此有德者之言也。昔修漢史者。尚憲之德。而以其言論風旨。無傳爲憾。先生之言具存。於是乎過憲矣。後之人慕先生之德。知先生斯文之可貴者。其亦有德者之徒歟。先生諱淵。字仲涵。太史潛溪公之門

人其家以孝義聞於世卒年四十有八云。

劉氏詩序

道之不明學經者皆失古人之意而詩爲尤甚。古之詩其爲用雖不同然本於倫理之正發於性情之真而歸乎禮義之極。三百篇鮮有違乎此者。故其化能使人改德厲行其效至於格神祇和邦國豈特辭語之工音節之比而已哉。近世之詩大異於古。工興趣者超乎形器之外其弊至於華而不實務奇巧者窘乎聲律之中其弊至於拘而無味或以簡淡爲高或以繁豔爲美要之皆非也。人不能無思也而復有言言之而中理也則謂之文。文而成音也則爲之詩。苟出乎道有益於教而不失其法則可以爲詩矣。於世教無補焉興趣極乎幽閒聲律極乎精協簡而止乎數十言繁而至於數千言皆苟而已。何足以爲詩哉。世固有嗜橘柚相梨者然饑則必飯稻啖肉而後可飽。稻與肉不可一日無也。適口之味爽然入乎齒舌非不可喜而於人何所補乎。自古以來適口者多於五穀而稻肉不足以悅人。斯人幾何不餒而死也。金華劉養浩與余俱學經於太史公。公教人爲詩必以三百篇爲本。養浩之詩公之所稱而取者其不失古之意可知也。然古之道今人豈盡知之乎。傳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觀養浩之詩者慎無以適口之味視之而求屬壓焉則得之矣。

時習齋詩集序

詩者文之成音者也。所以道情志而施諸上下也。三百篇詩之本也。風雅頌詩之體也。賦比興詩之法也。

喜怒哀樂動乎中而形爲褒貶諷刺者詩之義也大而明天地之理辨性命之故小而具事物之凡彙綱常之正者詩之所以爲道也詩道廢久矣自漢以下編冊之所載樂府之所傳隱而章麗而不浮沈篇而雍容博厚而和平者則亦古詩之流也而其體橫出矣體之變時也不變於時者道也因其時而師古道者有志於詩者也而師者寡矣唐之杜拾遺韓吏部皆深於詩其所師則周公吉甫衛武公史克之徒也其體則唐也而其道則古也世之言詩者而不知道猶車而無輪舟而無柁也雖工且美奚以哉余生十餘年則好爲詩以儷偶爲工富豔爲能又五六年益肆不羈一操觚頃千餘言可立就取而誦之張綺繡而協塤箎粲然可喜也人往往以此多余雖余亦自負以爲材今反視之則惕息而大慚抑塞而不寧興之所觸欲有所云輒仰觀霄漢竟日不能作一語何者怪曩之所云不近道又恐今之復然也故愈不敢易蓋知道者若是之難也然作安敢以爲知也默而求之終夜不寢以察之平心而迎之徐徐焉而導之知其似矣然後敢發發而與作者不謬也然後書之久而復覺其不可也則又毀焉故余之於詩學之非不專而獨無盈簡之橐屨書而屢毀愧而不止蓋將求合乎斯道也而後置焉然亦難矣烏傷樓君希仁同學於太史公挈其詩曰時習齋集若干卷徵余序嗚呼余豈知詩者而敢序樓君哉樓君之詩侈約中度是非當理將取法乎韓杜之間其務知道而合乎古者無惑矣雖序亦何言哉然以余爲知詩之難則知樓君亦必有同於予也因書以告之

白鹿子文集序

古之君子以美其德行爲先務而不務美其文詞。窮天地萬物之理。察是非善惡之端。以正其心。謹其言。動使凡本諸身者無毫髮之可悔。此君子之所汲汲也。若夫言語之華。文詞之工。斯後世之所尙。豈君子之所汲汲哉。然君子之德果修矣。人必慕其人。慕其人。則其文亦爲世所貴重。故文有以人而傳者。以其德之可尊故也。苟不務此而惟其末。雖麗如相如。敏如枚皋。精奇雄健如柳子厚。亦藝而已矣。君子寧以是爲貴乎。越之諸賢有隱君子曰楊公本初。居白鹿山。其學一以古人爲宗。務於躬行。言高志大。自勉以孔子孟軻爲師。教人亦俾以孔子孟軻爲師。取與不安。進退不苟。始而鄉人尊之。旣而邑人尊之。旣而郡人尊之。太史潛溪公以道德文學伏一世。亦甚敬之。至爲之傳。稱之曰白鹿子。白鹿子不喜爲文詞。其言嚴厲峻切。警薄矯邪。往往中世俗忌諱。以故一時之人。雖知白鹿子之賢。而死於布衣。今年其孫友載其遺文若干卷。至京師。介浦陽戴公原禮請敍其篇首。予年餘二十時。嘗從太史公謁白鹿子於家。聽其言論。悚然敬異。而白鹿子見予喜甚。以古之君子見望。今二十餘年。公與白鹿子旣皆淪謝。而予亦頽然無用於世矣。因復於友曰。人之自修爲善。事之必可勉者也。修德而冀其傳世。立言而冀其行遠。此雖聖賢有不能豫期。蓋幸不幸有命存焉。非人之所能及也。以白鹿子之學古飭行。自當爲天下後世所重。蓋必有知德之士。慕其人而誦其言。然後白鹿子之文。赫烜光著於天下。有不可掩者矣。昔揚雄沒而法言傳。文中子死而中說顯。事未有不以久而定者。然白鹿子之爲人。卓卓可稱如此。遺文之傳。安知不較然著於後世乎。

雷峯樵叟序并贊

雷峯樵叟者。台之寧海人也。世居雷峯之下。業詩書。敦禮讓。代不乏人。至叟尤爲鄉邦所敬式。叟瀉龐達密。事父母克盡子職。處兄弟和以敬。蘇是孝友之行。閑於遐邇。然不妄交接。遇佻險之徒。恆趨避焉。或以勢雄之故。強與之善。叟終不屈。遇縉紳之士。延至於家。相與論古今人物賢否。稽疑質惑。雖至浹旬。洽月無怠容。鄉間有忿爭。不辨縣吏。相與詣門質諸叟。叟喻以一言。咸悅服而去。雅愛讀書。自少至老不倦。課子弟耕讀有恆度。風晨月夕。聞絃誦聲則喜。閒閒嬉笑俚語。則終日不樂。性頗嗜遊觀。值春和景明。樹林蒼蔚。鳥聲嘲啗。煙靄閒。卽幅巾杖履。徜徉於山巔水澨。與樵童牧兒伍。心無厭焉。因以樵叟自號。或問之曰。夫駕舟楫。操網罟。出沒於波濤者。雖不自謂之漁人。固以漁目之。手耒耜。腰鎌鉞。往來於畎畝者。雖不自謂之農人。固以農目之。今叟居必冠裳。行必杖履。所業必詩書。無連斤砍斧之勤。無拾枯束溼之勞。而顧以樵自目。其如名實之爽何。叟曰。若奚言之固也。予惡夫世之人。不修其實。擇美名而居之。手未能操簡牘。心未能頌章句。輒軒然以儒者自居。律法之莫諳。爵號之莫曉。輒岸然以古之良臣自處。曰長者曰先生。曰臯曰夔。已處之而不愧。人呼之而不異。及察其所存。豈有毫髮誠身之善及物之功乎。予病之者。蓋久。固不敢尤而效之。特取其薄而易爲者。自號。亦欲矯里閭之弊。反浮風而歸之瀉耳。且予雖不躬樵者之事。而能得樵者之樂。白雲溶溶。彌布崖谷。隴樹排青。林溪漲綠。出入煙霞。友於麋鹿。而了不知塵世之榮辱。若夫山林搖落。潭澗激清。霜呈錦樹。擊殷秋聲。砵然長嘯。谷應山鳴。而杳不知寒暑之變更。推此

而言四時之樂。寧有既乎。彼樵者習其事。恐未能知其樂。予雖不躬其事。而彼之樂。予能全而有之。庸以自目。孰云不稱。若奚言之固耶。或以叟言告同里某某。聞之。俛而思。仰而悟。撫掌而嘆。爰爲作贊。叟姓徐。名南山。字廷嶽。贊曰。

詩禮奕曄。族之右兮。躬修孝友。德之茂兮。娛心竹素。學殖之富兮。外防蠹賊。佻薄不許爲友兮。內存孝謹。子姓咸歸於厚兮。雅愛山水。斯樵叟之自號兮。閎俗之浮。咸遺實而取名兮。慨末流之汜溢。欲泝源而反舊兮。攬煙霞之勝槩兮。於我乎何有兮。較厥德於無懷氏之民。尙奚先而奚後兮。

望雲詩序

君子有以一言傳世者。非以其言也。以其事也。非以其事也。以其德也。戰國之士。以辯說稱。晉宋之士。以清談著。古之能言者亦衆矣。其言或存於世。而世不之貴。或聞於人。而人不之傳。豈其言之不美哉。事不關於倫理。而德不足爲重輕。人之不取之也。固宜。昔狄文惠公嘗登太行。見白雲孤飛而念其親。今數百年矣。人子之行役於外而思親者。舍白雲無所爲言。或繪而爲圖。或發諸詠歌。嗟乎。當文惠公之出斯言也。以抒其一時愛親之情耳。夫孰知其卒傳於世而不廢哉。蓋其德修於身。事功立於天下。而洽於生民。人思其德而不能忘。則并其微言細行。咸識而傳之以爲口實。固非特以其一言之善也。如其言。則人子之思親。覩一物則感慕之心生。孰不能爲是言哉。衆人不傳。而文惠公之事。獨見取於後世。非有以也。夫。今世之士。知取公之言。而不知公言之所以見取於人。謂之愛親則可。謂之能孝則未也。若文登孫惟

大者。其有志於事親者與。惟大年二十餘。辭二親。肄業於太學。久弗獲歸省。今年祇命來台之寧海。去其鄉數千里。寧海地際鉅海。而登亦海邦也。惟大覩飛雲往來海上。因感文惠公之言而歎曰。倏南兮忽北。雲之飛兮自我親側。奉王事兮獨違子職。欲見親兮不得。因悵然泣下。搢紳之士聞而悲之。多爲之賦詩。古今之人同是情也。天之降衷同是理也。惟大之歎與文惠公之言何以異乎。然文惠公之孝不在乎言。而在乎德。不在乎朝夕定省之微。而在乎正國家匡社稷忠其君以利天下。以予觀乎惟大持己廉。臨事審其志甚美。此可以爲孝親矣。由是而充焉。以之治民。則盡乎仁。以之事君。則盡乎敬。斂之爲德。施之爲功。安所往而非孝子之事哉。故平居而飲食甘旨不去親側。可以爲善養。而不足謂之卓行。疾病而刲股刺血。可以爲難能。而不足謂之達孝。致其身爲聖賢君子。而以令名貽其親。此豈非孝之至者乎。惟大學周公孔子之道。而有志於古人。予不敢以衆人望之也。孰謂惟大而不以君子自望哉。德爲君子而言爲後世法。此文惠公所以爲孝也。惟大有取於其言。其必知所擇也夫。其尙知所勉也夫。

鄭生允充字序

余友浦江鄭君叔寬之子燿。年十六。受學於余。能記經傳數十萬言。而約知其說。鄭君請冠而字之。余取孟子充實光輝之意。字之曰允充。爲辭以祝之矣。鄭君復爲之請曰。予常愛是子也。以爲可教。教之於始冠。將望以成人之事。子其何以命之。余曰。人之具耳目鼻四肢全而百骸順者。形之成也。冠帶衣裳。佩玉而曳履。望之儼然有儀。而可愛者。服之成也。是皆可以爲人矣。而古之君子不是之重者。豈不以其德。

乎。故孝友足以宜乎家。忠信足以合乎鄉。可以爲人矣。而未成也。智足以燭乎理。才足以建乎事。可以爲人矣。而未成也。必也窮天下之理。有諸己而誠。兼仁智之道。而不滯於一偏。全文武之器。而用舍各以其時。達以功傳。隱以義著者。其惟成人乎。而非學。何能至是哉。由孟子之言。而求於古人之中。若高柴原憲。愿潔慤廉。見之者服。而聞之者慕。可謂善人矣。而有諸己者。未至也。漆雕開之篤於信道。子路之勇於改過。可謂信人矣。而充實則未及也。曾子子夏。可以爲充實矣。而未至於光輝。德全於中。而形於外。政教可以善俗。而文章言語。可以化民者。其惟孟子乎。孟子之德。優爲大人。其未達乎聖者。未化也。使孟子而化。則與孔子何異。學必至於孟子。而後爲成人。則人豈易成乎哉。三代以下。才智藝能。不愧乎古者甚衆。而成人未之數見。蓋道之難知也久矣。今余望生以聖賢之事。其可不致思乎。夫以恆人而欲以聖賢較功。絮德人。固疑其莫之稱也。然爲人而不以聖賢自望。賤其身。孰甚焉。教人而不以聖賢望人。誣其人。孰大焉。鄭氏世家也。持身範家之法。人以爲得三代之意。則余以聖賢望生者。非敢誣乎人也。孰謂生之好學而忍自賤其身乎。洪武十五年春正月。旣望撰。

贈鄭顯則序

天下之論文者。嗜簡澀則主於奇詭。樂敷暢則主於平易。二者皆非也。文不可以不工。而惡乎好奇。文不可以不達。而惡乎淺易。淺易以爲達。好奇以爲工。幾何不至於怪且俗哉。善爲文者。貴乎奇其意而易其詞。驟而覽之。亶亶覺其易也。徐思而繹之。雖極意工巧者。莫加焉。若是者。其爲至文乎。聖賢之文。與後世

之詞純駁工拙多寡不大相遠也。而世人望之若天然。不敢指擬之者。以其不務奇其詞而奇其意。故舉天下好奇者莫及也。使其意不能過於衆人。而惟詞之修。安在其爲奇也哉。日月之在天。躋於東而行於西。昏明於晝夜。盈虧於晦朔。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易也。天固不規規然求易以駭人之視聽。然愈久而彌新。愈廣而無窮。則爲奇也大矣。尙何以異爲哉。至於鬼燐之變滅。不可以理推。其跡雖似乎奇。而其爲明也微矣。近代文士有好奇者。以誕麗之詞。飾其淺易之意。攻訐當世之文。昧者羣和而從之。而三吳諸郡爲尤甚。此皆挾鬼燐而營日月者也。其力雖不足爲斯文害。然不除滅而禁斥之。何由復古之盛乎。今天子憫斯世之不逮古。擇太學之士而教之。吾郡鄭君顯則與焉。顯則爲文不可爲奇。而亦不流於易。蓋學而得其正者也。予竊有志於變天下之文。而患不得友天下之賢。誠得如顯則者數十輩。其趨古人之道。以自見於世。其崇且大者可期也。況於文乎。今猶未之遇也。烏得無慨然矣乎。吾聞文與教化相上下。安知今之文果不占類耶。顯則誠以吾言求之。有合於吾言者。吾不謂之今之士也。

贈王仲縉序

饑而食飽而嬉。營私而驚利。生無聞而死無述者。衆人也。食焉而思。思焉而行。不憂其身之窮。而憂道之不修。不懼其家之無財。而懼乎名之弗揚者。君子也。衆人之所爲。切於身而見效近。故人之趨事者夥。君子之所務。事既緩而功亦遲。故衆人多笑之。而不知衆人之所爲。又君子之所悲也。吾昔年舟還自金陵。泊姑蘇城下。舟人指城中大第謂余曰。此元僞吳張氏宮也。余問今其家安在。則已無噍類矣。問其人名。

字則已莫有知者矣。及至錢塘道西湖舟人數謂余言林處士事曰：此處士故宅也。此處士墳墓也。此處士曾游之地也。余未嘗不爲之太息。方張氏盛時，據數州之富，擅王侯之貴，驅百萬之人以給其所欲，其車服宮室，妾媵珍寶，騁從師徒，僭擬乘輿，而自謂一時之雄矣。而今未下十年，乃若此。處士在宋時破廬敝褐，羸童野鶴，出入於煙霞水石間，其窮困莫比。今越二三百載，姓名猶灼然在人耳目，則區區之富貴者何足道。而士之貧賤又何足憾哉！且處士特一詩人，其自立者，非能如聖賢之宏大深遠，有以明斯道而淑來世，猶能如是。況夫君子之希聖賢者乎？吾友烏傷王仲縉，年少好學，其所志甚美，而其鄉人竊笑之以爲迂。仲縉告余，余恐其沮於衆人之笑也，故告以斯說，使仲縉知爲學之足恃而益思自勉，使衆人知所有者之不足道，不暇笑人而自悲也。

送牟元亮趙士賢歸省序

文所以明道也。文不足以明道，猶不文也。三代以上，斯道明，故其文簡。三代以降，道晦而不章，人各以意求之，故其文繁。吳之人論舟，可一言而喻。胡堯之人終日談而不得其狀，知與否之異也。聖人之言，如書易春秋之所載。孔氏弟子之所述，片辭可以善其身而治天下，豈好爲略哉？無所用繁也。莊周荀卿之著書，其辭浩浩乎若無窮，於道邈乎未有聞，非工於言而拙於道也。求道而不得，從而以言窮之，雖欲簡而不可致耳。然其文猶未弊也。自夫不徇道而徇人，不求合於古而求合於今者，始相如開其源，崔蔡暢其支，魏氏迄乎唐初，助其瀾者盈天下。天下之言文者，諛乎人而已矣。宜乎時而已矣。何有於道哉？唐之中

世昌黎氏嘗一反之。而道不足以逮文。宋之盛時。程氏嘗欲拯之。而文不能以勝道。歐氏蘇氏學韓氏者也。故其文昌。朱氏張氏師程氏者也。故其道醇。合二者而有之。庶幾不愧於古乎。而天下未見其人也。嗚呼。今之學者。欲復古之文難矣。古之道不過譽於人。不浮費於辭。今則不然。譽不過則人以爲慢。辭不治則人以爲吝。位尊則形於言。勢卑則怒於色。懷之出戶。則裂而棄之矣。古之道。論是與非也。必當賢之與否也。必嚴其辨。不自棄其身。不苟從乎時。今之人不然。深謀則以爲刺譏。正言則以爲擊排。志乎道則嘗以爲迂。慕乎聖賢則謗以爲誕。師以是爲諱而不講。弟子以是爲嫌而不爲。嗟乎。今之君子何由而復古之文乎。古之文也質。今之文惟恐其不華也。古之文也正。今之文惟恐其不阿也。古之人所學者道。今之人以道爲不必知也。當今之世。非豪傑之才。惡能救之乎。匪遺乎。今不足以追古。匪弗顧乎。人不足以明道。匪有得乎道。吾未見其能文也。同郡牟君元亮。趙君士賢。太學之能文者也。國家將望之以復古之文。吾喜古道之見於今也。於其歸省。故與之論文。

送盧尙毅序

昔予在鄉邑。邑士盧君友直。以孝友著稱。予每過之。見其子尙毅。方十五六。貌質端厚。操筆書大字有法。市野子弟從其游者滿堂。尙毅坐其中。訓飭之。莫不帖帖畏服。心竊識而奇焉。後數年。選爲縣博士弟子員。予宦學蜀秦間。繼而聞以其才領鄉薦。入太學。由太學生以事例出爲幕官。去年天下大比。尙毅就山東鄉闈試。在高等。今年羣士大會於禮部。尙毅預亞榜。得爲常德教授。將行。以贈言爲請。嗟乎。自予識尙

毅。至今二十年。予日衰且病。念昔少壯時。意氣豐盈。開口論天下事。若無難爲者。見古人所爲。少不愜意。輒挾撻觝排之。今年四十有四。回視曩日。若二人然。日默默省己所遺闕。惟恐所爲或愧於天。俯仰班行。中上不能致主上下。無以潤澤斯民。復顧戀未能一旦引去以休於田里。每自訟不暇。而何以爲尙毅。贈哉。況尙毅自童稚時。已爲人師。今年踰三十。治經爲文。皆不在人後。以是而師大郡。其不難而易也。章章矣。而予何以爲告。雖然。古人所謂師云者。非止治經爲文而已也。蓋有道德之憲。政事之傳。其本乎正身以率之。而不在法制規約之淺也。是以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皆非後世所及。今尙毅之父。以孝友聞。而尙毅質重不華。其爲學必有異乎世俗之學者。俾他日湖湘之間。聞有師道可稱者。安知非吾尙毅也。夫

送李生序

善觀璞者。不觀其形而觀其色。善觀人者。不以其材而於其氣。形可僞也。色不可僞也。材可強也。氣不可強也。摩其外。輝然而溫。栗然而潤。人雖賤之。吾必以爲良玉矣。叩其氣。肆然而直。浩然而正。雖未措於用。吾必以爲美才矣。古之育才者。不求其多才。而惟養其氣。培之以道德。而使之純。厲之以行義。而使之高。節之以禮。而使之不亂。薰之以樂。而使之成化。及其氣充而才達。惟其所用而無不能。加之以天下大事而不勞。優之於廟堂之上而不變。窮之於荒陬陋巷而不憂。其中有所受其然也。故惟有所受者。然後能所有爲。譬如大海然。百川之灌。千載之積。受之而不辭。然後能涵萬彙。載舟楫而不難。汗漬之水。一葉加之。則勝浮之以杯。則沈矣。故君子貴乎有養也。臨海李生宗魯。在太學侃侃自許。不逐時輩俯仰。囊無

一金之貨。處之恆無憂色。是非其氣之足恃能然耶。彼見寶貨而喜者。死於寶貨者也。以困貧爲憂者。終於困貧者也。故惟安貧賤而後輕富貴。非善養氣者烏能爾耶。生之氣美矣。能養之以道。吾未見其終貧賤也。今年生歸拜其親。其友某爲之請。且言生以布衣歸。未有以慰其親。請以言榮之。余言不足以榮生。或者因余之言以求生。則知生之所得者過於人遠矣。

送李參政之官廣西序

丈夫生而遇聖神之主。承信任之隆。而居方伯之位。得施賞罰號令於千里之內。亦樂矣哉。信榮矣。然君子不敢以爲樂也。君聖則望其臣者深。君之信任者隆。則後世責吾者重。所居者高而所治者廣。則斯民議吾者衆。議吾者曰。承君之任。如是之大也。而敷君之德以澤吾民者。猶有未至也。後世責吾者曰。彼之得君。如此之隆也。而其事業若斯之隘也。吾之君如堯舜矣。吾猶未及古之賢臣。吾可不自省歟。合三者而思之。上恐負吾君。中恐負吾民。下恐不免後世之求備。將日夜憂之之不暇。奚所樂乎。雖然。吾才苟不足居乎位。固不敢樂也。誠有才焉。斯民有未安也。吾告於君而圖安之。斯民未入乎善也。奉吾君之道而教之。大而國家之法。有未著也。吾以所得者告吾君。爲後世慮者或未至也。吾將爲之贊助焉。則吾可以不愧吾之職矣。吾之職不負愧。則吾之心樂矣。豈若無能者而戚戚爲哉。天台李君守恆。以美才爲上所拔擢。任內廷承過者三年。今由左通政爲廣西布政司右參政。余知李君才甚充者也。有方伯之樂而無其憂者也。於其往道其榮且樂之故以告。使政思焉。

